

/// T 5422 / 3263

~~5422 / 3263~~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碑

蘇公看源新成文昌橋碑

郡東出數十武絕汝水而梁中于信盱連于淦
章冠蓋郵驛之使無虛日率以東行爲良橋宜
廣以紆而居人旅子肩摩踵錯其亟於斯也固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晝夜然矣橋之以石也宋嘉泰始也橋之名文昌也宋寶慶始也而唐李柏倅虔冉記乃云汝江趨文昌橋非橋也堰也入元兵燹相仍橋政無所攷至嘉靖間守陸公堂與令林公恕卷石易木則其先櫟也六十年而金隄復水以全力注橋橋敗將趙州學所記橋隄是兩存者非耶後視敗卷乃有土其中水入而隳宜矣守張公

試輒募民毀故墜而加大者四數年而丞晉江朱公于讚署郡檄驛丞孫耀祖募修其餘仍櫟爲梁成且三年矣而倏以燼公私咸病焉春夏間水暴下橋敗石犬牙立破船而漂流卒不可救者歲常百十人號哭聲被岸而莫敢以告以告莫爲緩急者費也天以蘇公惠民至而顧視其址曰此豈不可更爲耶視帑帑虛募民民劬

吾有以處此矣夫民上所使也聞之用地者以
利用天者以時而用人者以和不和而強使之
千萬人不能用也和而使一人焉可也和莫若
以道公清微虛遠以道正其體顯允疎越以道
弘其用與物無營而與民有經所治官屬大夫
士下至閭井匹夫匹婦之微與同憂樂急人之
善而寬其過得可而止其容蒼然其中穆然未

期而士民安之豁如也滌疵導休善氣條遂公
所起意莫肯用戾於是耆稚士女皆知公有意
乎成梁而未知所承也有馬之嫠婦人持其半
歲孤兒來訴曰是兒家累千金欲得者衆懼無
以寘此子公喜而頷曰役其濟矣令婦人出而
意示其宗老曰財散則孤兒安以爲梁誰爭彼
者乎宗老以語嫠婦人嫠婦人曰謹如命公起

曰信哉必若所爲府不汝與也立爲徵匠于開
化新安所嘗治金隄者以來而擇三月良日首
事以聞監司莫不允悅而公乃始進耆老百工
而教之曰若知爲橋所以固乎宋守王君讜始
爲石梁而屋之平以板火漏其隙江風扇之不
可向樸昨之火猶是也慎無櫟與板而以石上
下之縮水門之一而增高焉甃之無以土成無

以邸閣雖厲焚火無益也中爲亭以休而繚其
闌以馮若是則水火之卒至而風雨之無時其
將免乎皆曰謹如命于是精耆指麾信老度支
官爲役以示其婺伐石冶鉄排槎鍛灰平傭善
佑謹往躍來蓋十月而水門具逾年而石道平
何其快也官無董稽民無勸追何其佚也橋成
而居者連連行者翩翩又何適也高雄敞鮮旁

無蔽虧南望石門金隄北望鍾陵劍墟溶溶蔥
蔥開煙翳霞臺城參差豐茸萬家亦何壯也長
雲亘施潛颺折螭永無害菑又何固也一時驩
舞道幸以爲天地人合發於茲不知我公所以
執天機立地符起人心者蓋有道焉道至而功
成而公不言功郡士民與家封君謀所以言者
以命予小子謹爲記而永之以銘銘曰星上山

川旁魄精氣形上曰道形下曰器道以成物器
以濟世濟世惟梁上直文昌何彼祝融延于戴
筐傾何耿紆孰爲其扛其扛有神除舊布新帝
降不遲我公天人恭儉惟德清明在身滌蕩苛
疑毓衍純真上義下順流歡去愠不肅而成不
言而訓匹婦之微亦效其信遂梁河關丁丁躬
孱精衛填河孀子移山漸履其安壯觀以還累

石駢甕瓏玲空洞委若龜鼃舒如蟠踈迴瀾東
湍堅立不動高視遠陟如睨道陌交龍東南狡
猊西北金石皎炯佳氣四塞佳氣維何得道者
多道以政通政以人和如坻如岡如切如磨
闕以備中亭以憇百世之營期月而濟公不言
功歸之天地公功不忘川流詎央端明惠州宣
父寶唐惠我來蘇繼繼皇皇曰千萬年公在文

昌

東莞縣晉黃孝子特祠碑

今上辛卯夏余以言事尉海北冬道南海過哭
再從父墓東莞焉撫友人和衍曾之孤遂如羅
浮而諸生陳君啟心者乃以書來爲其先賢晉
孝子黃公舒特祠欲有以記也然孝子生處其
地乃割在新安界中孝子晉人也家貧自力養

侍雖盛暑未嘗不冠帶親意所在千里之外不以爲難親死皆身爲墳而廬深野中無人猛獸左右嗥安之也每夜定或寒月號哭聲常飄蕭出林薄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獨日飲一杯糜形色枯槁人勸其還哭而不答行路之人皆曰黃舒今之曾參也有司表旌其居曰參里里有山岑蔚可愛爲參山有孝著聞如此至於今且

千年矣學宮闕焉不祀何也而諸生中若李元表祁衍曾陳啟心此三人讀書而豪以言於縣令樂安董君董慨然曰此嶺表人士之初也曲江諸賢猶在其後而郡以上學使者莫不歡動焉然有以新安疑者董君曰入新安界者今爲莞人者昔也乃擇日附主學宮亦十有餘年矣妄一人來視縣事竟議祀之新安而主在東莞

學宮者遂置屏處是時祁生病且歿李生一人不能爭而陳生日又廢然獨發憤抱其主以出且言曰仁人孝子天下一家東筦新安故非兩邑也今已罷祀主無所歸生等願不煩費縣官一人一緡錢但得城北空地七丈餘足以容主令東筦之人有父母者得望見焉視學者許之三年而後克成多里中賢豪長者營之陳生

首義嗟夫陳生有其心無其目矣猶感憤好德千載之前舉義如是况夫有心有目者哉而是時東筦伯何真之祠亦成真於元喪亂時有粵地十七歸高祖賢於尉佗遠矣讀其書不使人感恟而嗟咨孝子無尺土之柄獨身事一父母又非有奇孝其孝閭野人所得爲也至今人讀不能半其傳卽涕歎結塞皆願如黃孝子

事其親願有子皆如黃孝子固未有願如東莞伯者也豈非雄力智數之事於人心必有所疑然而接神明感天性乃在於其根本至德也與詩云天生烝民好是懿德言此烝民是天生而然孝德者所以不忘其生故烝民感動尤至歲月之所不能沫地界之所不能分在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言凡非不得祀者也况如孝子者

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堯之人得而觀焉庶亦有類于孝子者乎余嘉陳生諸人所爲好德必行其意者也而銘之以告堯之人銘曰粵於西晉荒落蒙靡不知父母乃有孝子生死至性愛而有禮哭不能言心孝而已縣縣嶠士孝子伊始鄉可以祀豈有分里爲主特廟厥義良偉有門有堂有寢孔構關門在左石梁在右江

水在前睥睨在後稍有形勝儼雅官峭汝莞之
人誰無父母有孝以教誰爲來者亦有人子來
吏斯土惟孝以忠神明是與遙遙參山氣鬱且
明其類維何樓觀蒼蒼冠帶愴泱蠻夷有風我
愛爲銘以感人心

惠州府興寧縣重建尊經閣碑

天下珠碧孔翠香澤奇絕之玩寒之不可以衣

饑之不可以食萬里而奔五嶺之南毒蛇飛蠱
菌萑百有一死之地務取多而爭美以耀其軀
顏充其室御而相與夸給上都中縣之人以爲
是能得所不易致者至于六經先王聖師所爲
飲食被服天下入于性命形色之微出乎文理
事業之大積之若尺椳而用之不可旣陳之若
九鼎而其用日新此其相珠翠奇麗也不亦急

乎又非有遠萬里險絕瘴螫之虞安坐而致各
可以相得而無容以夸者然過之而不取取之
而不能以多畧其粗而不爭其美者何也且彼
之取焉者有禁取六經者非惟莫之禁耳苟有
意乎爲人上者將歌然而與之惟恐不家筭而
人誦焉何也法不勝道道勝而風移吾亦可以
簡法而治也然予觀下之能取于六經者鮮矣

雖上之人持六經以予人者亦未能往往而是
教衰道微上之人亦猶夫卑古尊今之爲見爾
予友金壇中臺史侯殆有意乎爲人上者嶺之
東有惠惠之東有興寧而侯在焉侯爲人偉好
頎秀而髯望之知其神君也行嚴而貞衷理以
平民有弗若矜哀之不忍以刑鏗鉉嘔响反復
再四而民於是乎始知法矣侯曰是未可以及

化子云入其國見其人其經教可知也吾與寧
之人性潔敬與情廣厚與能知類而屬詞與人
吾境觀吾人吾殆未嘗以經教矣夫士以式民
而經以式士於是博士王君學淵連君瓚帥羣
弟子而進曰世有積而必披道無渙而不澄惟
惠靈山鬱州衣冠之氣被于興寧大望其恢九
連遂清父老子弟不見兵革者殆且百年于茲

生齒繁遂庶而教之亦維其時士專一經束于
功令未能旁暢方以不獲人師遠于固陋是懼
而侯身以明牧爲我人師其不終鄙夷之乎侯
笑而謝之於是簡賦薄稽休暇有餘時從博士
諸生橫經各授以先王聖師所以豐給美好吾
人之意問焉以言如發崇山如脉波流士皆鼓
舞沉詣如嘆于志然後知侯之大有得于經而

邑之大有得于侯也侯曰未也當爲汝士廣置
經籍不可以無地起而循學之北爰有第士焉
是可以營而尊吾經因以益飾其學宮墀廡門
得請于上而眎其廣深度其几楹不煩而庀不
張而輦不亟而成成之日侯與學官弟子喜而
落之覲厥美富精志踴悅乃度乃儲亦籍在中
經以聖典緯以賢謨肴以史志稗以百家芟疵

選醇惟經是尊侯喟然曰以是爲尊之已乎尊
天者用其日月風霆而後曰仁尊父母者用其
聲色意氣而後曰孝尊生者用其饑渴寒暖之
時而後曰知經于人如天如父母如生尊而用
之性命形色之微文章事業之大皆取乎是不
然度閣之鑄管之擇日而蠹焉有啟閱者焉以
辨以文弗躬弗視此又以六經爲孔翠珠碧之

玩者也非吾則貴于尊焉者博士弟子拜手曰
侯之言大不可以無傳千里而謁予以記予固
知侯之所以經政非其邑而止也蓋侯之鄉人
祝公允明常令于茲記其邑之水利而靡害且
曰予旣美水功傷其局於斯域而弗普又傷夫
人之弗克用水者若以自况云予亦美其言而
未大也若夫六經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局

於其域未嘗局於其域也雖夫人弗克用之亦
未嘗不爲其人用也况夫上之人脉脉然醞醞
然教人用之而有弗克用者與昔之祝公能用
水今之史侯能用經異日以經術用天下自興
寧始不亦偉與記而系之詩天作高山寧昌是
瓌劃然中開沃野夷原雄雄學宮附麗而遷如
寢斯鉤鼓角在前東有雞靈寶山燭天神光貴

人鳳翔其西屬海于河或委或源毗于六經光
響亘延剖山觀河恣取而捐實物寔儲宜抗而
宜固勢其陰龍淵則蟠我經秩秩我閣憲憲月
日斯成登降歡欣圖書若星衿帶如雲從侯流
觀樂侯笑言道高且明莫敢不尊廣侯德心不
朽斯文我言是徵以訊其人

遂昌新作土城碑

遂昌爲括蒼郡西南邑治萬山溪壑中介長松
龍泉猶毗境也西北而南走衢巖婺鄣犬牙信
州以捷于閩縣迤與絕緩急猝不可檄制地少
田畜而豐于材其芟蔣新桴則旁郡之流傭也
多隱民焉而鄉若邑長老子弟無賴者常藪其
奸與爲利盜以故出沒不可迹夜輟者復多虎
憂而境旁數礦近詔止采盜亦時時有之余昔

治此故未有城橫亘一街可步而竟居人悉南
其溪而闌以一橋門可闖而入也念城之帑無
見儲不可刑政者吾城耶乃稍用嚴理課殺虎
十七而勒殺盜酋長十數人縣稍以震因循四
五年乃幸無事然意未嘗不在城也余去治一
年而遂有殺人于市橫橋門而去者民脅息以
譁歷三政得晉安辜公以名德淵雅來靖茲邑

秉素絲之心持大車之體當其操軌介然雖極
勢力機利之衆不能奪也一意約損與民俸薪
時以治客衣食無所餘至不能遺子嫁女訟明
而寬清惠聲有聞千里之外民習教令盜日以
遠而公亦且上三年計最矣尤惠顧其民曰縣
如其亦舉無隄第與獨如城何吾不能爲千
仞石城而土城數仞之其可乎請于上而謀于

下必躬必親引溪度山畫圻而程物力有宜幣
餘有經以賦弓司以屬其耆神告威庥不可以
疑築踴絙趨橐鼓弗渝邪許句婁襍民懽謳大
姓居間欣焉自完屬間填埤工倍于官察所不
任官直其難以楨以茨民乃不煩蓋數百丈之
城數十日之間而公與士民休然晏請具文書
報成事矣士民擇吉釁鬻歌舞用塞司隍之貺

而懽呼稽首爲公謝曰保障有邑以來未始有
也公始從官屬民履其孺莫不仰天嘆曰茲役
也不櫛巢而巍不睨瞭而遠不髹粉而華不闐
拒而固蓋我公之時也公噤然俯首而謝曰良
以藩吾坊之人安寢無叱謹司之而已邑近寶
而囂幸國家無事異時虞盜兵之來邑之君子
阻溪而陴或跨溪而城未可知也語不云乎推

輪爲大路之始累石委土庶幾自吾始乎雖然
昔人比志金湯志而偷三里城猶折樊也邑雖
小其無四維腹心于城汝士民所以自衛也吾
行矣已而監撫使者上公治行求卽丞括蒼終
其勤績不報而且以知瓊管萬州事士民愈用
謳思以城予志也千里而來告成且求銘予所
不能爲士民庇依者公能爲之其又何敢以辭

銘曰天於平昌險不可升繚以地形山川丘陵
維城弗咨缺其威懷芴邑逋連伏奔攸興蒐慝
討亡憐莫勝懲我公來治惠和清澄士民安歌
不叱不騰寬而盜還有德者能公曰其然維城
是應君子之堂叢山爲肱引梁爲喉帶溪爲膺
隳隧如夷出沒我乘溥城寔難連墉具勝乃卜
乃營子來烝烝其氣溶溶其聲藪藪循淮逶迤

哀山峻嶒垠疏者新碕堅則仍爾絕爾聯爾埤
爾增隱以冲冲削削馮馮其橫霓晄其矗雲昇
自公指麾材宣力凝和會陽陰作中架繩以裕
而升有速而恒橋屏汲門偵管是兢士女朝迫
以林以蒸牛羊夕歸靡夷靡崩甘寢露藏庶無
盜憎赤烏以來百雉斯稱業以時臻道在人弘
百世之仁我公是徵醜酒麗牲神休所凭我銘

公功于豆于登戒邑于隍以莫不承

麗水縣修築通濟堰碑

經立世業之謂才
構會世機之謂時
引天地之力極五行之用
開塞利害減益盈涸早算
芻括時察穎斷非才莫可以爲也
雖然獨智不與以慮獨勇不與以成
視其氣萎菸結嗇詭譎峭疾此其時雖有訓事其亦可以已矣
若夫時叙端

好上下和茂山川精朗若發其覆雅頌流委士
女遊豫煥若新洗耆長喜壽癯滯思起有時若
此而爲其長上若有事焉若開若塞若滅若益
揚摧指顧皆有華澤官師吏事手語心譁則何
慮而不發何斷而不成天下國家之事機有向
悖業有王廢蓋莫不因乎其時者予嘗試爲長
吏於浙之處遂昌也而感于麗陽十以年之前

何如時也所謂其事無不可以已者耶今何時
也鄭公爲郡而樊君爲長蓋予以遂昌謁郡而
道松遂之水源高急砂礫不可以舟松而後可
以舟也通濟堰在麗水西界中其埃有龍祠可
以陰堰源一斷之爲三所溉田百里最爲饒遠
而並隄居毗常盜決自喜米鹽之舟水涸硤磧
如縷常曲拆徙泄而後乃可行堰歲積以非固

比益以水敗而並堰以下若司馬章田寺逕于河東亦皆以蕪廢不治寶定之呂碧湖之湯父老以聞于予未嘗不嘆息而去欲爲一言其長會歲少旱而麗饑松閉之糴麗人譁受事者幾以兩敗予嘆曰水事不修而旱是譟者何也去十年而麗人來問其堰曰畢修矣夏之六月我樊侯始用祭告有事于通濟堰七月暨其旁下

諸堰盡于白橋皆以十二月成諸堰之費千而通濟裁倍半期之勤數世之食也曰何如矣曰先是春正月龍祠傾野火燒其門如將風雨者有蛇蟻焉象輿迴翔其上而火已居人請新之我侯來觀而周徇于堠悼其徙以侈問其故則與所以敝者次第起行諸壞堰各從父老所問所爲修復費心計而首領之以上太守鄭公公

槩然曰坊敗而水費則移而水私固賢長吏事也其以上司道車公公報可而侯乃始下令齊衆均力與財侯常以其俸入身先後之民所願平準所度田自爲浚葺者聽大小鼓舞集而後起序而後作築崖置斗疏函室穴開拓諸槩縱廣支擘視故所宜遊枋旻石易其朽泐謹察匠石分寸畫一啟閉隨驗高下不失是役也費用

約而功溢侯乃以西人擇日上成事受慶報賽伐鼓緝瑟有土有年上下無患是謂永逸予憮然嘆曰侯之才敏至是耶麗人曰非若是而已歲嘗旱侯從鄭公禮於麗陽之山畢吁而雨乃新學宮從鄭公講五經于堂芝草生數十年而弟子之舉于鄉者三人上春官者一人侯之才蓋通天地而幹五行非水事而已也予嘆曰而

亦知麗之有侯樂乎昔麗之人踏履啓視今麗
之人飛色吐氣則吾見麗之今日矣鄭公樊侯
皆有春秋僑盼魯公宓子之意簿書不以勝委
適叱咤不以移色笑士民休居貌若有餘工其
樂胥汝公汝侯道達謳于醴潤郁鬱精鬯發越
流止土石氣莫底闕聚人而人理疏川而川治
此亦汝麗人千祀之一時也其又何有于數十

里之水坊開龠爲麗人喜而拜曰今而後知所
以樂有吾麗也將銘侯功于龍之祠莫可爲者
予宜爲銘銘曰麗陽阻山磽陁其畝仰雨無時
迄東有衍絕潭而西百里爲沃醴水以被壅湖
以屬事始惟梁司馬詹南宋令曰禔乃作石函
越守成大申著水則源極中下槩衡南北股引
三百派餘七十我匱我斗以注以挹及地而新

必智與仁水有芴淪土亦善湮有龍自天祠于
堠左旣貞其旱亦戒于火危雩于川膏雨其隨
來視其祠亦民是爲起行諸堰或屬或散都十
有一畝二其萬彼決弗苴彼偷弗治如水斯平
不平以私石久則裂枋久則腐歲比少有曷爲
其故侯旣念止計畫尺寸下與其勤上然其信
涓辰用書分耆屬傭鼓役無羸登輪靡寤親以

節口二屬有帥迄用告成九十維日代有廢興
莫必其理侯用大作溥長脉懸理雲雨版甬晝夜
畧刻沃彼靈翠施于岑擇維侯有材亦孔其時
太守伊人如友如師雅頌流通山川休融晏盥
維期蜿輿效工肅新龍祠亦祀司馬紀侯于碑
歌舞其下終古稻梁好樂無荒終侯之功以配
麗陽

送吳侯本如內徵歸宴世儀堂碑

吳本如先生在吾臨六年政成徵爲戶曹尚書
郎以去父老子弟思所以留之不可得祠之先
生行有日矣謂予曰予且欲如世儀堂六年之
劬息以累月一行受事長安中猝未能家食也
因言世儀堂可以麻風雨納景光栖文尊酌燕
言主人回翔其間車馬之駸馬塵簿書之零碎不

足易吾樂也予問世儀其何以儀先生曰予諸
生時有堂也樹而雉止其棟雉文禽也以爲瑞
而顏之已而獲從太學中連第以去若此其祥
也得仕于臨而再上計冬過家更堂其東匠者
方施礎列柱而一雉復翩翩從天而下入于懷
中雉上不踰丈有咫何其高而有儀也其又祥
予而徵也乎且予先大夫儀亭先君來儀雖不

光于時而皆有隱德堂之以世儀名亦以志吾
思也予瞿然起而嘆曰有是哉江淮以南鸞青
地而備文耿介而聞微質青仁也耿介義也聽
察先聞智也五章禮也有此四德者可爲世儀
夫鳳凰者天子之禽也故虞書劄韶九成鳳凰
來儀鴻鴈雖卿大夫之禽在易漸上九曰其羽
可用爲儀則隱士也惟雉也天子可以袞而士

可以摯天子可以袞則天子之儀也士可以摯
則士君子之儀也可以爲天子儀則上行而可
以毗于鳳也可以爲士君子儀則平施而可以
列于鴻也爲世之儀不亦遠乎且先生世有隱
德至先生而光加以有功德于臨然則茲堂之
爲先生儀且瑞也其又可以世次數乎予喜從
父老子弟後而歌斯堂也歌曰大江以南大吳

自東有臺于樅有國于桐我侯之美世濟斯豐
含章以秀食德而融起于諸生一畝之宮益堂
其西有棟而隆乃瑞自天我雒其容一止于梁
再集于躬齊新厥寢應以鳴鐘侯堂維何圖書
在中匪猗匪遊何起何從以摯而升若彼桓躬
袞職有補以兆華蟲離而亦潛鷲矣其噫君子
儀之濟于雲鴻我侯于臨人和政通言歸京師

于焉雍容侯宴于堂載考其祥文明以止翬飛
則翔有羆有熊爲龍爲光君子儀之以世其堂
渝水明府夢澤張侯去思碑

歲壬寅夏臨江新渝縣侯晉陵張夢澤先生視
縣且中秩而忽以先大夫之訃行其邑之士民
以千數無不星走雨泣如失慈乳不可遮留送
之章門或至其家而後返旣而其父老子弟廻

惑展側思侯不休聚而謀于玉几山之校曰張
侯豈忘我耶其教令皆可爲後世法盍勒之以
示後之愛民者或曰張侯恂恂儒者所施行便
民然好自匿不喜有智勇之名刻教令非侯意
然則忘侯耶曰先王之經理其民也陳其國風
而通其慕好以知吏治侯治且成吾屬得而歌
舞之歌舞者吾人之情也懼于鄙野有一人焉

文之可乎或曰焉文之有能言者而可矣於是
問諸邑之賢良文學越五百里而贊以徵言于
予予豈能言者耶肅然爲起不獲辭進而問曰
張夢澤先生者非弱冠而以文章妙天下者耶
必若所云是子賤子奇復見于汝渝也予雖未
見張侯而聞于往來長者知其心試言所以治
渝者父老進曰侯亦非有驚詭繚厲賊絕之治

也要於便民渝貧間于章虔歲賦當七萬餘而
所獲常不足以半賦或逋負至于十年有令悉
追之者侯至數月喟然而泣曰賦逋至十年藉
亦有不可得而校者矣此徒爲老胥史奸利地
何益下令課吾來渝以後者餘逋須後令民乃
無譁旁大縣或先一歲而畢徵或僅如其歲渝
不能也侯與民期以十且曰盡來歲春當竟也

民乃益舒矣訟以里老捕告者往往有之民或
格不應侯召無不至者山谷之民見侯皆色喜
各自言其情無隱而侯以半詞決之皆解去侯
常推誠勸警反覆至于父子骨肉之際未嘗不
流涕而遣之民以其風愧訟至于獄空罰所入
以廩饑民餘以待公所繕具諸生月三課以爲
殮錢至于侯自養粗厲取具而已上計至無以

爲資都下呼爲窮新渝侯笑曰非新渝窮誰當窮者然渝乃更以侯重渝產銀中使橫且至侯意不爲屈欲引去大吏曰此非所望于賢者侯止爲畫一授中使前驅者纖曲有程度旁縣皆爲折衷以待中使知侯賢且事率整辦終不來渝也至虔還畧清江而下渝省費以千百計歲微暍侯蹙然顙天曰礦稅爲魁天亦忘吾民耶

已而雨盖自侯來三年邑無曠浸之憂野糧流溢江楚行道無所稽夜戶不閉民樂而歌之亦其時也予聞之厥然而興適而嘆曰此盛德事也而太平之業也吾何足以言之雖然如璧肉好其精氣有異盖周漢間所爲俗吏苦者固已在包苴千牘之知筐篋簿書之能中乃以文學相緣飾非其學也予聞之往來長者皆云侯性

澹而容端學深而行夷其爲政也悃乎所謂忠
信之美優游之法入知之不爲腹不知無以爲
瘠也由此言之侯意念深至類有道者夫有道
者其風澤自遠渝之不忘豈有極乎予能爲諸
父老子弟之不忘也而文以言曰蘭陵之英夫
江之靈我侯誕生風霆角芒日月冰霜裂爲文
章經于有政文明以正惟所蒞幸吉筠瑞閩南

爲渝川北倚蒙山侯以爲家廉貞惠和公勤靜
嘉言笑晷刻皆取成畫鮮不爲則不鈺不纓函
良梘奸以敬其官如金如玉如布如粟如川如
谷耻幅其外以望其內如彼旒佩士女曰宜施
于道周或遊以歌汝箴汝醕式歌且舞無德與
汝豈無德與忘侯之處而思其去侯去在東衆
號而從孝慈則忠侯吉而駕將雨天下視渝其

稼渝人思止父也違止孰我儀止刊山以容瞰
虎盤龍維鼎維鍾我侯夢澤思也罔極視此樂
石

臨川縣孫驛丞去思碑

吳淞孫君耀祖來視臨川之孔渡驛三年遷嶺
南巡檢以去民畱之不可而思祠之祠之者賢
之也何賢乎孫君也君之賢有一時大吏所不

能辦者蓋先是驛在孔渡去郡五里逮金堤成
水趨文昌橋以北徙驛橋東歲甲午八月之二
日橋壞歲流殺人以百十數民議當修復此橋
而偶有一二氣力無識之人謂不可復不如徙
橋他所先太守張公以爲不然力復其十一之
四餘猶爲憤憤者破敗而不修戊戌予歸田始
著復橋三不難之議而署郡事二守朱公斷然

主之得詳允以行願下無和者君慨然起而任之曰丞之驛與橋俱晝夜察其工便朱公大喜曰丞能爾吾何憂已而梗者大起予與二三鄉紳擇吉敦延郡縣告於河神一時長吏無敢出者君曰丞業以任橋事神其聽予至期君銳然朱衣攝祠事祭告訖風日清皎人用奮悅君嘗捐十金犒匠氏然民愚觀望久莫爲應者予叔

尙恕謂予曰張太守時吾家修復四之二及茲我肯其功以民終其事可乎不然者負丞予遂始其一而二三鄉紳繼之民見其因圯以立易就各有所捐一歲而告竣壬寅之臘迎春於此橋隴呼者萬計朱公屬民而嘆曰費出入有經工早晚有程孫丞之力也橋成而謀所以屋之仍以君旣厥事蓋今而後知君之賢然乃以遷

去不可得而用矣予閱史譏魏西門豹旁有漳水而不能用爲不仁且不智夫彼猶水利可以需而行此爲水害不可旦夕待者也歲溺數十百人略無省憂豈彼獨去民遠孫君驛與橋近時見溺者猶已溺動心與若然則孫君之仁也孟子曰爲政不因不可爲智橋有因而可治其功易成明甚乃獨一孫君早見而獨決與若然

則孫君之智也一二有氣力無知之人能撼大吏不能撼一丞豈大吏皆金注者怯與若然則孫君之勇也仁且智且勇有如孫君不止宰一驛而當大事爲世津梁豈可量耶爲大吏三五十年偷以去固不如孫君力成一橋功德於民不朽予故因父老子弟之情而爲之言以告世之人爲民決計便利雖一事非仁智以勇不能官

雖卑亦能有所發憤張公朱公前後物故然皆
功德皆不可忘也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文

爲士大夫喻東粵守令文

余觀東粵郡縣難爲甚於西粵蓋近寶而民多
奸吏易以富監司之地或廻遠察吏未精蓋余
始不得不稍近士大夫以論吏可信者十之七

焉若愈於同吏斯士者所是非焉何也余登名
以來年運而往矣今與余同事斯士者皆非余
故相朝夕者也直於禮數文移間模想而知其
監司於守令所在不能無昵而士大夫於守令
所在不能無怨怨不能有公猶昵不能無私也
故余參伍而用之此總吏治察人才之大較也
而日者守令輒持士大夫短長暗揭顯呈若惟

恐余與往來有所信用者此大不然余中州人
也木強然無所諱而愛信士大夫與士大夫論
吏未嘗過也無論見仕如周廣州啟祥周廉州
宗武其人亦已久矣而士大夫至今傳其清魯
司理點董郡丞志毅其官不復然矣而士大夫
每見訟其清士大夫何負爾有司耶且聞有司
中有謝絕士大夫偶爾相見若路人然者夫子

賤聖門年少之英其宰單父也滿車而載父老
曹參漢初更事之將其守齊郡也爲堂而師蓋
公爾等守令材於二君子耶余以爲雖夙智老
成於地方利害微渺變動有非書記所盡意知
所通者必于士大夫謀之士大夫之欺守令也
盡於其所關說之一事而已未有問其他事皆
欺者然則士大夫固可以源源而見其質勝者

愛而詢之以爲主其文勝者敬而詢之以爲輔
詩不云乎周爰咨詢每懷靡及周詢以盡衆也
今守令嘗自謂智力有餘可以獨見私決兼可
以籠制士大夫於是談笑恣意睚眦滿匈賓主
無交利弊安訪必且訪之吏書而已門子而已
皂隸而已此數種人者最不利有司之聰明亦
最不喜士大夫之得近于有司也詩云其何能

淑載胥及溺其最可恨者庸吏爲人所使貪吏
先以箱人偏於士夫家深致其罪申詳體審乃
或不然不止教下民以不恭兼亦費上官之處
分興言至此爾守令等以爲何如然則士大夫
之家可無治乎曰士大夫亦所治者也柰何不
治當先之以禮耳夫士大夫固多賢豪知書卽
甚不自愛者其當官亦知有律令數條矣凡不

如律事未必其身爲之多其封君有少子者其
子弟有奴客相誘者蓋利則平分于奴害則全
歸于主理勢然也大奸惡自如律係治非大事
係封君者宜姑以狀還示其封君曰人如此言
未知信否善自治之夫封君固多老人習世變
椎訥者也得此示當惶恐匍伏謝罪則禮之如
初可也敬其父則子悅因以化其子也如封君

再犯其子仕在近宜爲書告之遠則告於羣士
大夫曰人言某封君再矣可若何三則係其奴
治之矣如其子弟則召而教之在諸生者以付
學官未見其難爲也曰如士大夫身親里居犯
法不義者如之何曰犯法大者如治庶人律其
次所以告語者如封君三則係治其奴四則係
治其子曰如斯而已乎曰有本子曰其身不正

如正人何酌石門之泉士大夫必不爭渡矣還
合浦之珠士大夫必不懷珠矣是故清吏之法
亦清濁吏之法亦濁清吏之法法身而濁吏之
法法人也且汝見食民脂膏爲天子持法然已
貪廢若此豈必士大夫言汝乎然則自爲清吏
而已無患士大夫不保汝矣曰如東粵海大夫
之節龐中丞之才亦可以治人矣所至不能大

治而常爲其部士大夫所危以去士大夫固有
必不可治者乎吾所云士大夫可治者乃東粵
非東吳也彼雖號難治然未嘗不敬服海公而
畏避龐公也二公雖去東吳之俗亦變又安在
東吳士大夫之難治也今以始從我東粵者宜
以政正身以禮先人興廢必詢衆心低昂必持
平法他日血食斯土循良有書士大夫必不負

汝有司也更無以疑忌禁制爲不可治之言前
士大夫雖於一二有司有所言余無成心也如
陳郡丞鴻漸署新會閣余文書不行徐察其意
存便民也雅信之馮令渠治番禺每與論議常
左然知其志在古人也甚重之此二事皆汝守
令所見余豈以士大夫有言爲芥蒂不察其後
者哉各安乃心度乃職無貪無殘無昏無縱以

清漲海紆朝廷南顧之憂此論

爲守令喻東粵士大夫子弟文

東粵山海縣奧不可測所爲寶藏興焉貨財殖焉然近寶而反貧多藏厚亡天之道也惟粵中人材爲天地精寶萬有益于世而無一費於其鄉古遠無論陳湛二先生之正學梁方霍三公之偉業丘海二公之博文危節至于今粵之後

學未宦未嘗不稱之與古聖賢豪傑爭銖兩何問今世哉而本院下車問俗問學乃稍有異有云諸生得與有司過手通錢舉人輒遮有司車言事麾之不去余喟然嘆曰嶺表多奇士何士氣一至于此士大夫先達無能爲先耶旣而親士大夫訪故實時務無不困欵周至大率以正對者十之八以愛惡請者二事焉其一言故徐

聞令陸之貪其實廉而使酒不治事耳其二言
已降瓊賊李茂之可用不可殺夫茂于嘉隆之
際殺掠焚燒海上十餘年矣不克征而受降令
居城中其衆日募他日有風塵之敝恐瓊州非
國家有也余是以違一二士大夫之教必禽之
其餘士大夫之教皆是也然則嶺海士風之敝
徒其下舉人諸生未有命教者耳其士大夫脩

各行不隊先達之風者固多余是以論吏舉事
未嘗不就士大夫也而傾者一二郡縣有所疑
云某鄉先生不能于其守若令因列其里居所
爲至云包舉蛋戶不如式船爲盜或出池盜珠
或受盜珠發覺反爲地者此自影響言之余不
忍謂士大夫有此至如云租渡船有爭業葑田
有爭領稅領鹽有爭則士大夫真有至本院言

之者其他舉債鎖人于柱笞沒之或倒署年月
日爭買便田宅空其價處不書買得多自填之
以絕其贖或與價十二三或以債相折或竟爲
奸人報怨受其所獻產不明者遍告人買之展
轉取受竟決賣之少與獻者錢以來後奸或大
奴入市買物不售輒取物頓置道上破賤之詬
罵而去以此持小債不敢過士大夫之門郡縣

言往往如是一何市井鄙細人之甚也然此必
非士大夫所爲亦其家子弟貧薄失教無行義
一至此耳雖然子弟亦不可以無教也禮于父
母幾諫得罪于鄉黨州閭寧孰諫三則涕泣而
隨之况于子弟父兄乃得而義方之者乎夫士
大夫子弟猶吾子弟也余不明于義方亦有一
得之勸可乎夫士大夫子弟固有舉于鄉者矣

賓興之詩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傲言爲鄉
所舉者爲王嘉賓民之望也如復輕佻暴亂卽
與細民何異甚則有細民自愛所不爲者以此
稱嘉賓不已羞乎于是鄉中細民得而輕之矣
况在有司復安所見重而相賓禮乎盖知汝鄉
行如此智量福業可知他日受官或值此有司
同事詎復以可人相待乎試觀士大夫享長福

者其心必有以愛人其行必有以重于世亦有
褊心薄行而獵通顯者然其名必壞其後亦多
不全寧爲彼不爲此也陳江門海忠介亦何必
成進士乎其號爲秀才者于編民中才且秀也
如已不才于父母之邦其亦不秀甚矣夫以巾
帶之士加以名家如肯折節卽好義其名易出于
平人而乃于鄉閭中無所比數如此深爲惜之

至于士大夫子弟有同爲白民而侮奪鄉閭者
不勝則忿曰必欲假一巾帶而後可嗟夫再世
之後編氓一也汝今日無柰人何人他日亦無
柰汝何矣然則勢力不行正爲佳事不足忿也
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
惠以近事相辟如忠孝慈讓皆所謂德也宗黨
善之州閭幸之天下後世聞者莫不歎慕之可

謂至榮此君子所懷卽君子之土也小人務廣
田宅而已田宅亦土也然君子以德爲土萬世
居之小人以土爲土沒世而復陵替于他人故
懷土不如懷德之寧也刑者如今日陳說律令
以傲聳爾等是也當以此爲懷見幾而遠罪若
我等官司聽汝說事害人名雖爲惠實汝毒也
小人無知喜順而惡逆故懷惠而忘刑已而涉

于刑或免冠乞哀或褫服受係舉人秀才賢公
子不爲而爲堦前獄內之人哉玉杯盛漉此之
謂也雖然豈能無缺于士大夫乎父兄子弟之
師也士大夫爭渡爭葑其子弟有不爭者乎士
大夫領稅領鹽其子弟有不領者乎士大夫害
鄉閭不德其子弟必不懷德矣士大夫僭官府
行刑其子弟必不懷刑矣乞人臧婦苟愛其子

未有教其子爲暴者也以一二士大夫所爲令
子弟效之敢名滅種此何異憂子弟之而而食
之以毒藥乎子曰吾未見過而內自訟者卽士
大夫有一二過舉者憮然謂其子弟曰吾今日
以往多非人所爲汝等良子弟慎毋效之惟孝
友慈讓是爲爭渡船不如漁者之讓坻也爭葑
田不如耕者之讓畔也領稅領鹽不如領詩書

仁義之爲富也使鄉里稱爲小人不如使鄉里
稱爲君子使他日稱爲惡種不如使他日稱爲
善明
在梁方諸公之訓子亦何以遠
近乎其乎詩不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本院之
言神之所聽也此論

績棲賢蓮社求友文

歲之與我甲寅者再矣吾猶在此爲情作使劬

於伎劇爲情轉易信於疾瘡時自悲憫而力不
能去嗟夫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
非顛吾行於世其於情也不爲不多矣其於想
也則不可謂少矣隨順而入將何及乎應須絕
想人間澄情覺路非西方蓮社莫吾與歸矣昔
遠公之契劉遺民等十八賢爲上首而康樂高
才求與不許淵明嗜酒而更邀上名跡旣遷勝

事遂遠至趙宋省常昭慶之社虛有向王二相
國名隱跡不著亦足致慨於出世之難矣吾弱
冠徘徊墜簪池上因而自念異日投簪庶其在
此四紀而餘因循未果邇欲奮飛開蓮續社而
故林馳傳頗礙棲遲諸所高深去人大遠津梁
一處允惟厥中則有唐少室山人李公所隱棲
賢故基谷林石淙雷動車震橋名三峽循涯眺

聽空寒應心五老雙流傾其左側龍淵鹿洞跋
其近間真不盡之靈墟而無爲之盡境也中有
平疇煖曲茶笋斯儲谷口江乘延接非遠興言
葺築無負初懷冬春間復開九江分司錢塘葛
公加意道業亟遑依之與成斯事比度章門葛
公幅巾歸越而棲賢老釋樂愚寔來樂愚故有
淨行可語者旋告之故樂愚曰亦其時也高天

銷於熾炭大地沉於積流况此聚沫之軀懸輿
之晷乎雖然非存同心安能久處曷若遂蹤林
遠大啟宗雷庶使鸞鶴相依蘭菊無絕耳吾愧
其言自惟素尚淺於淵明襟心廣於康樂而敢
擅嗣盟以滓前哲已而靜思有足迷者晉宋之
間世道奇側遠公夷迹諦交實深玄慮我明一
家恢然道廣才度之士朝壑交容慕類以悲感

愾而集要亦語嘿之通懷遑來之大致矣且吾
有二友湯嘉賓久愾嘆於棲賢岳潛初近勤施
於昭慶茲之續斯盟也成斯役也二公首其許
我乎嗟夫匡蠡之名迹鉅矣宇宙之名流盛矣
遺民通隱必有周劉散騎舍人未乏詮炳費神
明於匪妙委日用於無常情有所必竊想有所
必至苟懷千秋之寄者皆將有感於斯言耳

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說

貴生書院說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反自賤者何也孟子恐人
止以形色自視其身廼言此形色卽是天性所
宜寶而奉之知此則思生生者誰仁孝之人事

天如親事親如天故曰事死如生孝之至也治天下如郊與禘孝之達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寶此位有位者能爲天地大生廣生故觀卦有位者觀我生則天下之生皆屬於我無位者止於觀其生天下之生雖屬於人亦不忘觀也故大人之學起於知生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重也然

則天地之性大矣吾何敢以物限之天下之生久矣吾安忍以身壞之書曰無起穢以自臭言自己心行本香爲惡則是自臭也又曰恐人倚乃身言破壞世法之人能引百姓之身邪倚不正也凡此皆由不知吾生與天下之生可貴故仁孝之心盡死雖有其生正與亡等况於其位有何寶乎吾前時昧於生理狎侮甚多受命以

來偶讀至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乃嘆曰謂之天民當如是矣始知君子學道則愛人故每過郡縣其長吏及諸生中有可語者未嘗不進此言而徐聞長熊公愛人者也此邑士氣民風亦自惇雅可愛新會以南爲第一縣且徘徊于余不忍余去也故書貴生說以謝之

明復說

天命之成爲性繼之者善也顯諸仁藏諸用於處密藏於仁中顯露仁如果仁顯諸仁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生之謂易也不生不易天地神氣日夜無隙吾與有生俱在浩然之內先天後天流露已極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者浩費隱者深隱也血氣心知乘之有不盡之用

浩然初氣昭合爲難吾人集義勿害生是率性而巳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引人知性也性之感通極變自成文理耳目等用是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非禮勿視等所以在其心也顏子常在其心至如有所立卓爾故欲罷不能學已見性所謂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然從之末由有由則涉忘助之趣非率性觀聞之內非知止靜定

之中故顏之卓卽知止知性何以明之如天性露於父子何以必爲孝慈愚夫愚婦亦皆有此止特其限於率之而不知知皆擴而充之爲盡心爲浩然之氣矣文王緝熙光明故知其中有物而敬之此知之外更無所知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大學致知在格物卽其中有物之物帝則是也君子知之故能定靜素其位而行

素之道隱而行始怪闕而不通非復浩然故物
矣故養氣先於知性至聖神而明之洗心而藏
應心而出隱然其資之深爲大德敦化費然其
用之浩爲小德川流皆起於知天地之化育知
天則知性而立大本知性則盡心而極經綸此
惟達天德者知之鬼神誠之不可掩故微之顯
達天德者明之不可昧故知微之顯孔子曰思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
道故乾知以忠信立其誠知至至之可與幾知
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集義也知存亡進退
不失其正與神龍俱發揮大業浩然六虛過此
以往又未之或知也故大人之學在於知止止
者天命之性而道義之門乎舜知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故能安汝止吾儒日用性中而不知者

何也自誠明謂之性赤子之知是也自明誠謂之教致曲是也隱曲之處可欲者存焉致曲者致知也知極於曲則端倪光景時若有見如立卓爾之際也此謂之形著明至此始有龍德可動可變可化故孔子之學至於知天命而始活今欲希孔先希顏乎其功自復禮始復者乾知之始也

秀才說

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靈之所爲故天生人至靈也孟子曰以爲未嘗有才者豈人之性也哉不能盡其才者也故性之才爲才也盡其才則日新心含靈粹而英華外粲行則有度言則有音易所謂黃中以通其理是也才而爲秀世實需才正需於此或曰諸生不甚言性正以言

性之人亦未能盡其才夫大聖非五十學易知
天命鮮能無大過惟其言之信者識之其行之
信者從之其言之疑者置之而已或曰日者
士以道性爲虛以食色之性爲實以豪傑爲有
以聖人爲無嗟夫吾生四十餘矣十三歲時從
明德羅先生遊血氣未定讀非聖之書所遊四
方輒交其氣義之士蹈厲靡衍幾失其性中途

玉茗堂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頌

戴大宗師孝感頌

有序

恭惟吾師戴公抱扶輿之閔秀斯人之類風
體冲明德心醴逴邇紆毗濟之道綜法物之
教有事在三其儀如一所以啟揖風華之裔

光飾文贊之士者術宏廣矣首德惟孝夫孝
德以爲道本爰以教六行始也吾師躬親服
勤青衿受其模染精意炳鬱玄壤標其采瑞
厥有年日哉先是歲戊辰春吾封君太師歿
落吾師哀哭絕人固已焦腎乾肝田胃嘔血
矣繇屬之際自傷念曰先人之體尚未有處
吾弱如以死殉苟無異兄弟身復未有子是

終不得善地受吾先人骨矣稍杖稍粥七月
始能行視丘原之吉或人已穴或比人居止
不便人者吾師不卜曰吾不能妨人之吉以
吾吉也忽天賜善地得大峯之麓時諸賢令
梁君同往視吉已乃剗竹一莖其處是月不
雨至八月往視前所立竹忽然生筍三枝枝
尺有咫歲庚午冬遂墓辛未歲九月縣官起

復勸駕吾師抗辭不獲哭戀墓側忽見墓領
生草一叢就視草中乃有禾三穗穗各一種
種各實一縣人三老子弟俱往驗視嘆曰戴
氏冢前旣生三瑞筍今又生三嘉禾孝感殊
異宜上厥事吾師謙執不許蓋塋後一年而
有子瑞戊寅又生一子大符地脉昭然在茲
庚辰夏門人顯祖作頌頌曰

湯湯方輿炯炯圓覆構道胚渾流精皎燭父母
罔極如亭如毒始服無方終營永卜孝子貞之
恩原是築天地嘉之禎符是速乃有孝筍生于
笄竹乃有孝草生其旅穀籜旣明采種各圓實
神抽其穎天賜其秩至行玄感圖經所陟蔡木
連里夏樹華鬱新林旅松石陽寒橘甘棠麻拱
鎮南禾麥吾師匹止昭哉殊迹二胤承之永言

孝澤門人作頌以告維則

縈河公頌

有序

縈河公者蜀玄妙有道人也本天上之張星
住人間之井絡百行歸其檢押萬卷屬其流
涉忽而神忘其燭用晦厥明公乃投業而嘆
曰夫子野微言晉人名其君子丘明紬史漢
代標其素臣彼皆不貴而尊或損而益吾不

逮飛芳域內不當振足塵外乎遂結茨嘉陵
江上誦乃祖思玄賦縈河之句欣然賞晤自
號縈河居士令子侍御一鯤君時振于鄉也
厥有五兵侍郎曾公甫起籍於彭澤業鳴弦
於富順寔其舉主見爲通家乃推倒峽之才
創寫縈河之意繼有作者旋復終焉嗟夫里
社藏雲薇垣隕宿侍御君悵風木而流恨索

雲藻以攄幽一時人事俱操彤管之奇爭慰
白華之想歎如僕者無涯浪士有憶情生詠
草慙其俱昌班荆語而莫逆侯誰在矣有子
幸哉欽其素業清隱作滎河頌一篇

華顛君子玄識先生沉輝葆樸澡迹遺榮當無
鑿牖選僻攢楹嘉陵是直岷江此橫銅梁寫照
玉壘流瑛織羅晝漾藉穀朝縈醜旋矯潤虹拖

飲晴榮流絳屬澄漪練平迴迴漢采裔裔雲英
陽崖曲抱翠漱遙迎羊腸緬邈鵲尾經營櫛匝
西蜀委曳南荆泉綃遶室雪錦環城玲瓏湖汜
綽約連瀛含潛麗窈樂泌倫貞湧淪無訛冲溢
寧評文藻可結瓠瓜不傾侯嗣忠孝漁歌濁清
隱同邁軸貴異塵纓璇源自折珠崎恒盈滎河
載頌絡井流聲

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哀辭

南安孝子譚德武哀辭

有序

譚瑋字德武南安大庾諸生也幼殊慧嗜學
從厥考敬卿明府于東莞縣署敬卿後以南
部尚書郎言事里居生益感情憤攻苦發篋經

史牒記方技稗俚抉摘罔釋至忘盥御庶幾
通儒爲文慕周秦書搨鍾王曰吾所希必聖
品也篤于兄友怡怡惇惇棣擘蘭幽各極其
致孝有至性哭母劉宜人幾絕卒喑喑田田
三年不出苦次以死年三十有一傷哉厥兄
瓚亦孝友士也念往昔居煢悴殆甚徘徊焉
啁噍焉侍予章門蹶然而興曰嗟夫瓚堂北

之萱旣謝庭中之樹復枯慈烏之恨未終原
鴒之歌繼作學士先生有以報我乎因泣下
承襟予曰止當爲辭鋪子之悲

曄乎陰之望國馥梅庾以名家隔文流於東穀
矯秀峙於西華玉亘虹乎橫浦金流螢乎大沙
乃有畸人暎其公族賞氣惟清居懷自郁生豫
章而已辨出馱馱而遂矚擬霜雪於柔柯想風

雲於稚足珍卿懷上第之姿光佃有神童之目
讀父書於東筦發祖篋於南源義隨蘊而必探
詞靡華而不舉步吟嘯於金蓮之嶺卧思惟乎
玉枕之山忘高鳳於冠履廢甯越於寢餐手絕
編而雪映口成文而漢爛文趨峯於六代字臨
池於兩晉抱明淑以存真遡風期而寫韻靄夏
顰於七入澹春醞於九醞交閱素以彌冲友輔

仁而去恠其仁如此其孝維何母留慈兮杯棬
子吞聲兮蓼莪入室兮搶地而欲絕出戶兮呼
天而靡他水漿希溢米之入括髦匪素棘之俄
慕有反而闈立痛無窮於隙過被禪衣兮益慘
授素琴兮靡和毀三齡於凶室慟一夕於蓬阿
嗟夫德武竟以毀死父諍主兮忠臣子殉妣兮
孝子貌若臬以無期杖削桐而不起必觀過以

知仁豈爲賢而制禮亦有其兄友于而貞觸重
傷於哺鳥提巨創于卽鷓摧荆未足比其色亡
琴未足歎其聲每感至而心傷動言垂而涕零
合陔幃而孝友炯骨肉之儀刑眷悲鳴兮異愴
寄誄頌於同情

費太僕夫人楊氏哀辭

有序

夫人貴溪楊參知濂之孫也幼有至性敬睦

溫貞臨武長鉛山費君爲其子罔卿擇婦昏
于杭之水部郎署克相罔卿于孝謹中外無
間言未老而同罔卿丘園並責於存歿屈申
之際持挈勸諷可爲婦師生子元祿字學卿
才士也愛之殆甚學卿旦暮修大卿之迹光
相國之緒而夫人不待矣初學卿婦楊於夫
人爲宗女先五月病死夫人故羸瘁至是益

用自傷恍惚常見二紫衣女人來導遂不復
起夫人儉而好施肅而能讓撒佩之日諸妾
御哭毀過至有關雎膠木之思凡四方才士
賓于晁采園者各有誄予感而哀之

曄明星其何祥儼瓊妃之洞房轉轆轤兮濯金
井上仙機兮掄翠裳誕此邦之淑媛緒關西之
遠楊授圖史於幼志襲絳組於明章美臨武之

擇相倪參知之令望薌溪薦其涓圭荷湖鏡而
生光歸罔卿於武林遠百兩以鸞鏘生婉孌以
明慧允懿粹而矜莊出都水而一麾君夫人其
有邦奉炊爨於長汀佐煩絲於武郎出薊門而
備兵侍南旌於舊杭逮憲闕兮藩粵却翠羽而
揮明璫委駿驥其在罔留侍姬於滁陽並翟菲
以懸車誓偕隱而樂康惟夫人有至性敬臨武

而惠于威嬋疇肅雍于子舍接大事以維襄宗
婦帥其羣介夙筮藻以于湘感則百於河洲哀
窈窕而不傷廣江沱之媵育遜小星之慧芒戴
華勝其矚首躬浣裙而薄裝見妾御之明綺寄
蹠踏於條桑本富家其大吉亦施舍而傾筐邦
族懷其黽勉祝慈禧其未央何食少而治煩每
力疾而負床感新婦之溘先懣鬱鬱而情傷婉

霞稍之二女紛羽節以前行引清魂而上霏疑
仙巖之故鄉尚彌留于歲晚乃委絕於春陽嗚
呼哀哉內行英炳圖史不朽中百而五非天非
壽有子學卿是爲良胄貌有懷玉文若盤繡出
秉義於嚴規入依仁於慈授撫衣食而躬親警
藏遊于擊叩喜遊道之方廣奮文心而日茂庶
風雲其在茲顧桑陰而豈後捐扃軸而不御撫

杯棬而長覆奉欣欣兮靡及墮田田今孔疚踊
斷機于緝石之鄉泣璇源于晁采之園嗚呼悲
哉王畿家園永離休矣有婦前驅幽宮怡矣貴
母于朝吁何及矣熒熒畫衣啜其泣矣翔名幸
親俛所立矣吳粵之遊紛葳蕤矣我泣無從詞
孔哀矣藐姑之陽載音徽矣

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志銘

前朝列大夫飭兵督學湖廣少參兼僉憲
澄源龍公墓志銘

予鄉舉爲隆慶庚午秋而吉之龍公宗武劉公
臺南昌萬公國欽丁公此呂皆成進士雖蘊藉

慷慨殊致而各有名於時劉萬丁三公皆以御
史言事去官前後死無所恨而獨龍公以高才
猛氣不得爲其所欲爲而頓挫外服終於受俗
重誣以死海內知者傷之而予與吉水鄒公元
標尤甚嗟夫世豈無若人之才與氣而以誣廢
且死者乎然以予所見所聞知則於公固有憤
發隕絕不可言盡者矣蓋公以名進士擇拜蘇

州李蘇故浩穰煩劇甲天下公至披摘影發如
神豪傑立解散能聲勃興久之里居貴人皆懾
服而公復凱亮下士有體人士服信而愛之嘗
有當事某者以冒破公帑絀吏議至捕逮其子
孫不能償直指使者邵公憫焉爲言上益發
怒令具列其經費狀以聞不且罪言者使者怖
以屬諸李官皆相視怯慙亡以應蓋先朝數十

年事十數郡所經費簿書相遞代緣絕盡矣使者怖益甚會公以他檄詣淞一見語輒受事而月而報竣歷歷若指掌使者嘉復言於上上原某而嘉使者能於是使者喜益甚而以其能歸公其德公也且益浚癸酉檄分典南闈試所錄士常定於公故房額取士不盈十而公獨二十有奇皆一時知名士後多顯重者已蘇守洎

長吳令上計去大吏檄公縮其三綬公皆佩之而事乃益辦益從吳人士俞君允文安期輩遊恢如也然忌者固已目攝之矣甲戌大吏復以公賀天子壽而空橐行無足爲都官獻致顏色者固不能無望而又偉儀容高視濶步不能謬恭謹事卿相大吏卿相大吏初皆喜一見公比見有所問輒自傾吐百千言不少遂卽又忌

而目攝之矣坐是諸使者章舉治行尤異者至
十餘上而僅得姑孰丞海內詫之郡人列治狀
爲請乞留丞蘇不可得而公亦怡然卽官姑孰
矣姑孰不當蘇簿領十一而首當留都重輔江
海間盜賊風起公以江防治蕪陰稍用嚴理數
月威信大著千里之內商旅夜行賓從時至歌
吹之聲相聞無絕蓋予嘗三過蕪陰公在覺爲

重鎮比公去蕪如窶藪矣公前後凡三攝邑事
所在頌而留之者至五六上所條刻皆足爲後
來法然亦不幸而有吳生之事矣蓋是時上
方冲聖而江陵張公用一切把握裁覈爲政時
不能無苦之遂有爲中丞海公疏而假旨以
下者適公之小吏刻以行聞於江撫某某曰吉
安劉若鄒若前傳應禎等皆以言執政危切坐

戍龍其鄉人而龍之小吏家刻此必龍所爲也
下公捕治此事而公亦不得已一爲蹤跡所從
展轉凡四五輩而始引爲吳生仕期仕斯者宣
城妄男子也老諸生間常落魄外忝曰我當之
長安上書言執政者實未嘗至都有言也至是
僞疏 旨引及乃始索得其書詞意頗類以質
仕期仕期語塞其上江撫轉以聞江陵江陵手

書曰此不足起大獄斃之杖下可耳撫以示公
公不忍而撫意遂欲以吳生事及其鄉人沈公
懋學矣懋學故孝廉時爲宣城令姜公竒方所
賞重公至宣問人士令以懋學梅君鼎祚對公
皆厚遇之而懋學遂爲丁丑殿試第一人受江
陵恩遇最淡而當江陵不肯歸服父喪時乃至
廷杖言者鄒公等懋學亦以書勸江陵見忤移

病歸里公益用憐重之及是撫欲有以中沈快
執政意而公屹不應曰一老措大假 上旨吾
尚未忍堅決乃及賢士大夫乎聽之矣會吳生
自憤恚絕吭死公爲給六千錢殯視之公故未
嘗有加於吳生也而先是有蕪令某者不善於
公至是聲言承實絕吳生食嚙敗瓊死聞者頗
惑之已卯冬在姑孰且上六年計矣始一報遷

守河南比行而當庚辰正月大計吏則又奪公
守俸黃於是公勉一至黃不能無憤且倨而其
守故公理吳時所賞識士意其下已而乃不然
兩者心構而其家若屬又且目攝之矣公不爲
意日從文士瞿君九思父子王君一鳴輩遊誦
赤壁賦嘆曰抱明月而長終又何羨乎當事者
強之攝黃岡邑篆則又厯厯民務不少以遷客

委去時大侵有下令饑者得攘富人粟公驚曰
有是耶召簿富人出粟者明年官爲若責償有
粟者歡從饑而不亂郡左江右山盜出沒蘄汝
間不可卒得爲部署其渠朔望白所部無亡失
因假顏笑褒遣之盜用衰息會使者按黃當有
所誅除公鞠之無左驗輒麾去曰吾爲若白使
者凡活十三人檄按五谿五谿吏俗耗襍幾不

可治公嘆曰鉤鉅良吾所饒顧民雜夷易驚擾
吾持大體得事情還報耳時五開衛卒叛五開
者黔黎平地而隸於楚 敬皇帝時欵而繹騷
嘉靖至萬曆間衛卒胡若盧等各雄其黨號六
譁軍備兵使者嘗一按部至其地不納焚司門
備兵使者走凡三撻守備焚其府又焚其衣冠
圖籍逐去之再撻黎平守至逐之潭溪其相仇

殺斬掠民夷戶口無算傳木刻詐約諸洞夷於是銅鼓靖州龍里諸夷皆相響應爲亂諸撫巡監司屢檄不能下至是御史屬公往視之公爲環察道所出入及其情向歸報御史并條上機宜都御史都御史曰善疏上 詔討五開頒其條以公僉辰沅備兵事刻期往蒞兵黃人遮道擁哭不能去公從間道行雪中晝夜不休時時

從馬上裂檄告諸峒夷宣布德意解散其衆而後至賊城下招之賊曰官有利兵我有堅城何下爲公擐甲嚴號令策飛輓徵火具召集土客精厲矜矜之屬令諸將軍鄧子龍等分將之而躬督矢石間起辛巳冬仲十八日迄二十二日戰凡十數合賊據城睥睨下木石湯沸毒弩矢槍礮飛墜如雨鼓噪聲如雷而公神色不變益

大呼諸將軍奮擊毋旋踵親策馬獲其渠一人
斬以殉賊氣大沮遂火其東門以致賊而兵入
其北門獲其六譁者四而大捷告矣公遽帥叅
戎鄧人安撫城中鄧微有難色公曰五開非他
虜等故國家所叅卒也其酋已盡又何難焉公
入反覆開論越二日夕乃還五開平都御史陳
公叙功畧曰僉事龍某十日而驅一千餘里之

危途半月而清四十餘年之叛窟疏聞於是

天子乃始錄公功以公參議湖廣布政司事專
備兵兼學政如故蓋公平五開時已兼視學時
從黎平學官諸生講藝歌詩習射常有緩帶折
衝之意是時公自以爲遭遇益勤其官辰沅極
楚南檄有司常羯羶其民視苗峒所殺傷湯不
爲理與蚤晚得代去幸無事公奮然與更始檄

諸將吏士申軍法修城陴謹燧候密偵察苗夷
有敢掠殺吾民者毋隱時時與參佐等抵掌而
談或尺書心腑相示參佐以下莫不感激思有
所用遂諭降其郡西山陽峒長官司徵其大寨
九小寨二十四楚徼爲清暇則取所市旁郡書
籍授諸生能讀者課賞以時先是士安其鄙賢
書脫名字者百餘年矣是歲壬午秋沅陵沅州

各得一人皆公所首士後往往不絕賢書矣明
年癸未春復當大計吏公自以功籍顯異且盡
瘁憂國卽百忌可幸亡中而乃有同事討賊者
內慚公功構公罷歸公方經畧討苗龍割耳報
至怡然賦詩就道未再踰年而前之不逞於公
者又以吳生之事論逮公戍合浦矣於是鄒公
移書海北備兵使者曰龍君揮霍偉抱抑而至

此嘗見年家子沈某極言龍君以身爲其先太史地故不暇及吳生且云太史若在必能明此懷於當世者而僕與劉傳兩公皆危苦時受此君高誼不淺幸善視之此君才識殆非泛泛者公其無忽嗟夫公不難以身蔽君典所以緩急諸君子者曲折備至而忍親以其身爲不凱亮之事耶至不能以五開功過相准陳子公張然

明又何長恨于昔乎比戍而以差假歸則無復措意時事修孝悌之節嫻恤之行而已蓋公之考天爵爲人奇俠而數失子乃厚飭先祠而禱焉以有公公生而目炯炯神采射人五齡受書立可數千言間了其大義童子師率二歲駢謝去九歲爲制義援筆立就試有司郡丞王公異而欲子之不可而厚遣之蚤有神孺之目侍母

夫人疾二年餘竟不起孺子哭而毀者數年後
試學使者臨海王公奇之首補庠弟子辛酉弱
而冠秋試罷歸益發憤就師安成而餼其同學
者四蓋室無半菽儲而常以內子奩佐費迨癸
亥而太公且七十卒以未及上一卮爲壽痛哭
屢絕而甦飭粥三歲餘憑而立偃而行族人士
以爲憂競諷止之乃稍稍資梁藥以起至今諸

長老能言之丁卯秋試復罷歸則日夜哭舟中
不絕聲同舟者或嫻之不知公急需一第塋太
公慰夙望重泉下耳顧卒哭已久亦且兆而窆
焉素車白馬臨送者幾千百人咸嘆公哀而有
禮庚午始以易魁其鄉輸坊金於祠曰先公禱
焉而生某某其何敢忘明年成進士卽設義塾
館穀七世祖以下子弟學甫有祿則以分資其

不克娶以字者及罷歸食指衆田穀不支而族
且不下萬餘指然猶貧者人穀六斛衣履敝穿
者給絮帛履病無以治者給醫藥費死無以葬
者給棺具歲爲常其藉以養老長子嫁娶喪歛
死而起者比比而是子弟多衿帶之倫厥後戊
嶺海則聚族而計久長曰吾今歲出租若干石
令能者五人長之寧輕其子錢可十歲而百金

者三足以置產其未置前歲給如故又族故自
縣城西徙鄉宜一祠先祖於城西以志其始且
吾盡室行嶺海而家中田入當有奇者請歲積
以買址并他材具小不足則相與助成之其濟
乎衆欣然從之蓋十年而庾積二十年而祠成
合食穰而肅雍之道興逶逶乎盛矣則復捐其
田廬爲族舍起閣道環水以復形家之舊而新

其鄉之祠倡七世祖儀制公之專祀卽忌日未嘗不縞素哭泣盡哀而又請祀其五世祖慈谿令竹夫公六世叔祖亞卿靜學公於學宮族以贈公爲請公唯然久之曰此非爾所知也先公良亦稱是顧非人子所得私俟之可矣卓哉龍公不遠其先仁也不誣其親孝也至仁孝俠烈有世莫爲傳者焉嘗有所識宗人子孔魁以私

鬪爲其曹誑戍遼路窘乞公於丞所公察其誑畱之而秃蒼頭百金於樞曹椽及遼驗其尺籍無有而乃以健兒護之歸其倅黃時固嘗脫鄉人彭某之戍於辰矣有宗人者籍於鄖之竹山且廢而追琢一宗人子往繫之爲名諸生餼於鄖及罷歸羸人有鶉衣而哭於途者曰吾母已乎妻子已乎公下車問之則廬陵人林偕嘗爲

吏日於辰去官獨身歸而不能歸其老母妻子
者也公爲潛然拊之曰君且休矣退而立奏書
楚巡撫乃故按蘇時邵公者爲乞路符歸其家
比歸而林固不知其爲公致也至於廬陵蕭黨
貸重粟至百十金有年矣一日詣其家黨蒲伏
不知所出公曰若無驚吾故知汝貧還汝券也
蓋晁後誣獄起逮攝公江湖間窮苦矣野泊見

茅栖而乞食者問之曰吾故有大船陷於此身
沒而汜濟今船固可起如枵腹何公爲恢然解
橐中裝裁四金與之米三斛爲留數日視其起
舶而後去有僧操孤舟急渡風惡幾覆號絕無
應者公進已舟援之告避難者獨一敗絮以出
公以一金若少米賦詩予焉歲大疫市有垂死
人二公手樹其頰嚥之漿收而活之一謝去周

以金粲一依依不忍去歲衣食之十餘年乃病
死嗟以公仁心類是而彼所疑必欲以困公者
何也他如約束里閭除盜賊息訟鬪有大造其
鄉鄉人有所興作解免皆以公一言爲信蓋公
在海上者二十年軍吏習其威弟子服其教傳
之交人亦有惜才之嘆焉歸而課子書傳視田
畜間從士大夫布衣詩僧遊醉而賦詩歲一大

作佛事幾三十年不自言其寃亦不一及同事
者姓字有問者第飲以醇酒子嘉柱長而才好
讀書公輒止之曰文字是天機所成且畱侍而
翁一杯酒至於生事日落固無問矣晚病足而
登臨自喜曰尚不廢我蹒跚也未病時嘉柱以
大學生試南闈心動過返至則公病甚侍醫藥
者十七日而公卒卒之前正衣冠默坐止哭者

禮西方而後行僅以克塋而嘉柱斬衰行哭數
百里來求予銘予不可辭設位而哭之以銘公
諱宗武字君揚世稱澄源先生其先世唐以來
代有顯懿公世徵錄具矣考贈奉政大夫天爵
妣贈宜人王氏配封宜人尹氏庶羅氏子姓具
左銘曰有雄列星流西昌下爲龍子爲君揚備
具文武宜佐王百出其一世已張魁梧廣顏眸

望羊吐音歐歐殿礫碾涖官角出橫鋒芒觸指
割飛殊快當氣色敏凱忠順良上下倚決名驟
翔首尾吳荆江漢長文書雨雷戈劍霜開門脫
兔頰脫囊嘆者在心仇在旁再蹶再起卒而僵
古云一失千仞強刺蜚骨驚成附瘍俠得不俠
沉穹蒼吞聲側足趨炎荒起看銅柱悲淋浪不
可久留還故鄉天不敢問貞祠堂周澤九族時

蒸嘗約束里戶除襪祥人生美好何可量于宗
契濶柔其剛高嶽隈摧成澤岡長河枯蕪酬沸
潢有時叫絕羅酒漿口不能言心內傷擬公緩
急爲國防洗削白肉施明光俟河之清寧可望
吁嗟臣精已銷亡知臣者誰鄒若湯一人知臣
臣欲狂下窺九原非弱喪蔭松柏兮幽以芳悲
哉龍劍歸其房世徵我銘宜樂康

永寧縣知縣靜寰端公墓志銘

端府君鈇威伯故南御史大夫姑訛端廷赦子
也 先皇帝卽位以諸生調補太學今上八年
試永寧令永寧治萬山中民氣橫府君爲折節
治學宮廣置弟子員上試輒身自餞至大張音
樂文幣所以慰藉勞飫感發之殊豔士稍幸慕
冠帶弦誦之意庶幾廬陵焉俗好與臧吏持府

君下車立威信暮年賦常先諸縣如程訟爲衰
忽一日思其母夏恭人解印綬去部使者官屬
並嘆息失此賢令爲移姑訛明其所以令致敬
焉永寧人至今思之府君幼從大夫令天雄時
大府後數奉使府君常留事唐太恭人後從南
視大夫疾治喪走關下伏哭肅皇帝悲憐
賜葬焉嚴相國故重大夫好謂府君曰上方齋

徐之當爲先大夫奏任子無遂行也府君嘆曰
吾雖薄獨柰何以死父祈恩乎促裝去道聞中
弟銓毀不復入私室遂上病弟床引被同卧訣
常願以已餘年代弟其小弟鉦至數悲涕爲余
言伯兄之勤慈父爲大夫大夫大父宏亦侍御
史布政越然家世清吏自熹無私有已後東南
歲惡軍興伯獨身出受事縣官歲時祠下具養

備並爲鈿等冠娶婦問召諸戚屬賓客常辨母
重勞苦伯且擇日爲鈿等分業治令伯得饒自
入便善者伯爲泫然自占敝田宅餘師記行弟
從子等病時鈿問所欲言伯嘆曰吾昔聞大人
遺言大人曰兒卽我何言今弟卽我又何言至
絕視我母夏恭人不嘖嗟夫府君可謂孝厚醇
真君子人矣年六十有四娶于余元配也先十

年卒後不繼嫡若孫若吳若俞皆其側室子三
長汝江國子生娶倪氏都憲公嵩之孫女次汝
濂國子生娶鄧氏定遠侯繼坤之孫女蚤卒繼
白氏家金陵隱士琦之孫女俱嫡出三汝泮幼
殤俞出女二長適確山令楊公重孺子生員惟
柱嫡出次許聘安丘少尹曹公泮子行巳孫出
孫五長茂材聘國子生楊公桂芳女次茂林聘

南雄通府王公柯之孫女次茂森聘貢士楊君
括女次茂楨次茂枝尚幼府君生于嘉靖壬午
三月十八日子時卒于萬曆乙酉年三月初四
日戌時予猶見府君太學時宜因永寧人之思
爲銘銘曰淳德好茂端木賜之后來官以慈去
官以孝涕言而之永無咎

明大中大夫江西右叅政完樸潘公墓志

銘

歲惟辛亥之六月三日江西右叅知完樸潘公
以上萬壽表行朱衣佩裾偉雅其容祖于童
門宿于武陽詰朝而道病暍劇于玉嶺終于鍾
陵惟時撫按大吏震悼流涕邦殞良貞民失宣
惠下至官屬聞者感嘆蓋公雖蒞事未朞而教
令溫恪有德人之風若其爰被然者旣乃公之

子某某函表請于大吏他屬而始奉公柩輿以歸袒擗荒毀哀動行路過邑則哭疇禭一無所受咸知公之有子也逾時而使者以狀來曰孤聞之先君子千里之外而知其人不必其相與見也沒世之後而知其人亦不必其相與聞也禮有之先人有美而忘之未有而誣皆謂之不孝孤不敢以誣亦不敢忘先大夫之於先生未

嘗有以見也而辱使者之馳而哭之則亦其嘗有以聞也其或哀而志焉且重之銘不敢不以請嗟夫予有所志之矣往予謁王方伯公佐李廉訪公開芳期食而遲問之王公曰適俎東粵學使者潘公于章門與之語而留潘公甚幸余之久于茲也曰江西之士若民隤而貞齋而明吏而清欲言其不然而不忍也吏而非清欲言

其然而不能也吾起家臨江理至于今若干歲矣未嘗不得江西士大夫之譽焉吾當再遊于茲土耳李公听然而笑曰公亦偶而及江之人耳意常欲近其親江之於吳興近也猶吾之不欲遠吾閩也嗟夫予以王公之言見公之爲吏忠而譽長于李公之言見公之爲子孝而思勤忠孝之樂吾有聞焉後三年而公從東粵來參

江藩_魚未下教封內而亟訊于予曰昔陳太尉下車先禮名賢臨汝恨未卽邇敢以幣先予愧謝良喜公果不鄙遺江之人或以近其親二公之言已信而又幸予久之可以見其所聞也冠盖之西來者言諸大吏稱公所治或有攝數事法令精整持握不可猝故動然意常豁然不屑屑世俗吏所爲宣察比雖多賢所最推誠而

相師法者必公也予聞之益喜誠如是吾不可
以不亟見曾幾何時而聞公以大禮行矣則公
之門人予邑長南海葉君天啟愴然而訃曰天
不慙遺吾師逝矣嗟夫公不鄙遺江之人江之
人乃不得而終公之惠耶如公者予遂終不得
而見之耶按狀公諱士達字去聞湖之安吉人
也祖雲同知廣德州事有能名父秉純嗣霞爲

諸生嫻文詞著孝友之節公六歲受尚書五行
俱下總角太守李公頤司理向公僎見而異之
年十六補弟子員學使者劉公東星異之逾甚
試嘗三冠其曹遂舉于鄉年二十六而成進士
十年之間發憤學殖手所錄定常過數千卷有
古文世編等行於時理臨江恂然有以自潔顧
治獄常勇於詳平老法吏不如也論吏常隱所

不及而申其大能所至稱爲長者常爲部使者
重以最徵當試御史給事中公不喜曰吾無以
隆隆者爲也且若此則當以伉激言事有失得
爲父母老人憂於是朝下偶墮馬以疾辭主者
乃更爲公恬補主儀曹事不數月以母夫人病
解去日夕侍藥水漿不入口者旬餘已起受事
至滿秩爲節曰吾得以清郎周旋二老人之前

足矣則翛然乞告以歸歸無何而視學東粵之
命至愀然不怡者久之顧不得已一度嶺海所
拔識多知名士日夕啣報命歸省而江藩之命
下矣則不得已而至請以慶行拜表就道不避
瘴暑凡以急親也嗟夫令公得過家一日仰視
其封公母夫人面一掩涕而訣猶公志也天乎
其不能少假者何與大致公居常孝以爲行本

遊宦千里外思其親常如對七箸兄弟數十年
同其苦誓無分爨外內熒苦乏絕荒札歲賑餽
無虛時有所市外內產物已授直覺其意有嘆
輒焚券不取乃至遠方孤竄流疫公常身自調
藥無所避死爲憑棺歛視遺道里費而歸之蓋
公悲惻慈响其天性然計至之日宗戚遊里外
及流寓無不駭悼奔走號泣拊膺相告語長嘆

息者公起家幾二十年蕭然一室意不樂仕進
曰凡吾所以仕不能已者三大父某以明經止
下秩而未有贈命嗣祖母陳以貞節老莫以上
間族多而貧有不能魚菜其先者當爲田百畝
以祠春秋凡此吾所以有待而不能去也悲夫
安知夫雅志未就而公不可待耶忠孝之槩予
旣有聞而媻睦收卹其詳於今如將見之焉者

雖微知已有不與其後之人敬其美而忘之者
乎予宜銘公淑人張氏淑以貞成公清而助之
仁勤于姆訓公子四長基慶娶鴻臚寺正卿錢
士完女次基祉娶孝廉朱正邦女次基初娶孝
廉嚴嘉延女次基禎聘右諭德溫體仁女女二
一適江西按察使閔洪學次子及申一許字山
西按察司副使朱汝器長子永昌孫男二上咸

基慶出

基祉出銘曰

凡政有經匪一其

教君陳受命孝乎惟孝公起吳越光岳醜奧夙
智自遠明發有耀資仕爲親慎慮明操于理于
藩始卒江右清沅潤滋江人其受公在儀署夔
龍之造公視粵學象胥來效宣猷振采方炯方
茂而親是思展轉顧覆凡公有行孝以爲首禮
無遺賤施不以富豪夸者倫好進凌趨違清失

厚苟熾而暴彼其好還決裂顧咲公無竒服恬
懿內照持之樸致玩之弘妙顯處不就數移而
告有美莫究歛其中道內恕誠感訃至咸悼以
此觀彼奚足以較我聞孝孳惠食其報子乘而
才流風允紹天日之東有鬱而秀公藏其中陟
降靈嘯永安且吉以徵其後

有明處士潘仲公暨配吳孺人合墓誌銘

余讀李本寧氏爲歛潘仲公殯宮銘有子之恒
以文名交天下士而先是王元美氏爲仲公配
吳伯姬志墓固已云之恒爲國子上舍以文事
游大人矣時余官留都獲與定交一日以諸公
前後所爲二尊人傳志哀誅馳而告曰潘故周
畢公高之後也唐乾符間有刺歛者留家焉宋
建炎中武節大夫珏實遷巖鎮十四世而有之

恒大父判汀州郡事侃先人其仲子也少偉敏涉略書傳大父方困諸生間不欲更以苦仲子令受賈於吳大父歸而棄賈以養所居多奇濶之行而母吳故同邑人太學思誠女也曾大父御史瀚瀚父兵部侍郎寧而祖楫猶爲江西布政司都事世家矣而母飭於婦事靜好柔恭歿而私謚之懿則諸君子之志也將合兆于某所

卜未有日請豫爲之銘噫甚矣之恒之不欲忘其親也按狀公諱君南字南仲里人稱爲仲公爲人開達志義自喜鄣吳間多傳其事嘗呵尉下騎令無以昏夜收辱孝子贖唐太史臯遺宅祠臯是亦氣決者能耳余獨喜其不就督府幕下告身官一事嘉靖季倭熾吳越間胡公宗憲督諸路兵治倭開府于越徼時權重能暴貴富

人而汀州公里戚也南仲方賈吳幾中倭脫身
以免伏崖壁觀倭跳梁狀曰此易與耳時真州
守帥盧鏜故習兵未知名而里人子羅文龍有
機知亦流落無所用仲公歎竒此兩人爲言于
汀州公致諸督府果以其策破走倭進鏜元戎
而以文龍參帷幕謂汀州公曰二人微公子不
及此吾且以魏無知之賞爲公子宮仲公聞之

咲曰彼以我爲真賈者耶去吳徙真州不受嗟
夫此不惟知二子且知胡公遊處泊然榮訾無
所與有非高步遠識漫然氣決者能乎而孝睦
之節甚著內恕孔悲則吳孺人襄焉汀州公性
卞急仲公常得其歡二子分月而饋至仲則吳
孺人常爲設十數人食賓從諸倡樂有至者輒
留爲汀州公歡噓常盡一月止所食具竟晚脆

好流美汀州公笑曰幸無驕老人口難爲季也
諸客亦皆相戲曰吾等行需仲月乃來就公耳
而仲公亦復好廣賓客諸博徒踰蹴技擊倡優
裸戲如汀州公性復卞急常以客至飲不粹具
抵几發怒吳孺人聽之無如也徐以辦蓋汀州
公晚而有季道南庶徐出也仲公憐愛之與同
母兄程孺人所生周南三分其業常與季多而

孺人亦徃徃致謹于冢婦姒氏禮遺諸姑緩急
無歲時以稱程孺人之意汀州公耄矣有妾余
以其女子來公歿仲公善視余而嫁其女子名
家及仲公多嬖吳孺人安之曰樛木谷風之詩
吾習之矣乃更有進此者仲故矯壯無病耄而
哭其兄周南冬逾春卒毀也而吳孺人亦以其
父太學遺言三振其弱弟坡若增于危絕爲舉

數喪歿而猶視此不亦孝睦之節甚著而內恕
孔悲者與至子之恒美而文所游客多車騎長
者禮際治具滋益恭然亦時以意喻之恒曰兒
治詞賦較吾治老莊言孰多而孺人亦時時勸
厲本業已而嘆曰勉之汝母亦旦暮人耳竟未
中其年以歿仲公哀之已卜貳于真州陳凡生
子女有婦而後令孺人子母視之曰不忍忘吾

懿也仲公去後所與游無貴賤悲思之生卒年
月日子婦孫若干具方定之氏吳無竒氏狀中
宜爲銘銘曰 質義文禮士或以鄙任達所激
反復可喜推進利國耻食其報儒者之恭俠者
之傲宴耄迎志悅愉有羨外內禮洽存亡義貫
父客小徃子客大至鞫蓄蓄旨媚于三世世曰
能家所急者財令德靡効竒服是偕通人懿妻

倫常响俞靜躁相扶宜年儷居母齡距艾翁越
三紀壽祉何常恢其有子潘才世欽哀誅紛葩
我賡爲銘貞其休嘉

處士野亭羅公墓誌銘

公諱應良姓羅氏字子才別號野亭公其先蓋
汴人也國初始來杭數傳家仁和之興忠里而
北郭之有羅氏則自公始也父昇公於兄弟四

人中爲仲生而英儻絕不類常見六歲時父命
就里師學一再往輒厭棄里師令同舍兒數輩
促之則恍然與偕行中而跳立於泥中遙擲同
舍兒雄甚羣兒環視竟莫敢誰何觀者如堵適
有老嫗過而撫之曰兒貌似虎當有以自見亦
何必讀書乎爲歸其父母父母亦絕憐愛聽之
不勉就師傳矣始其大父華頗以貲雄里中父

昇文弱不任生計家遂中落已而貧甚時有外
兄弟某者貧無賴抵鹽使者法乃故旁引昇幸
幾得分罪焉昇故怯訥不任訟也而公年纔十
三耳奔走哭泣所以營救百端坐獄公爲艱難
索食匍匐而進之常不能當食時一日其父苦
饑甚叱之曰若何處從羣兒遊戲耶餓殺廼公
耶怒引飯囊提之誤中頰血淋漓出昏仆地不

知人者久之乃甦徐起拭創理蕤藿進食蓋公
纔索一匕箸之飯卽以進乃翁公之腹故枵如
也獄竟坐明州徒作役公自念曰吾父生而習
富以矯其弱不耐作苦而剛不耐下人不以身
往代之有立槁耳乃不告其母潛赴錢塘江求
濟焉路有見其孤行者輒要止之曰潮且至童
子暮欲何之公皆不顧而往已而潮至反走不

及而漂數里餘忽一舟坐青衣五六人方炊挹以登爲解衣附火推食旦而濟蓋恍惚若寢云因以竟抵明州役作免其父以歸歸而依其女凡諸氏家爲之估遊所至常獲倍息諸業用益起而公亦稍稍有立錐地矣居無幾何徐夷亂居民皇遽鳥徙其兄方客燕若翁懷輕貲以兩少弟依親戚城居者而公獨與其母妻并嫂范

嬾之母馮睨兩谿之山避焉山故叢削入之深有虎淺不無暴掠之憂公乃與羣避者約僦廬舍之近人者夜而合棲焉擇山谷之遠人者晝而分匿焉時方疫母內人以下各羸困呻吟不可動履公曰吾聞大行不顧小讓且業已至此若何於是躬自負其母次婦之母馮次其嫂與婦朝負而棲夜負而匿嘗旦入一林中望見尋

丈之地隈而平喜之意可憇其屬矣前視則人
獸之白骨皮毛在焉故知爲虎穴也急引身退
而前林蕭蕭已有據地而咆者矣公嘿禱於天
曰吾誠不難以身代四人之命顧吾死則此四
人者不生吾故不可以死與其食吾母吾外母
而嫂也則寧食吾之妻祝畢虎亦逡巡去而道
逢孕婦人單行不前公曰死等耳呼而俱與之

飲食婦竟免身生子男日羅賊平歸公衣帶盡
結索其手足黎繭疥棘亦不可以人相矣公生
而神雄絕不畏鬼嘗暮夜單行不炬能於十步
之外物色來者鬼不得近喻人曰鬼歿之徒也
吾與若生之徒奈何生者畏歿者時被兵郊里
外數十里餘虛無人多崇嘗築舍新河一工登
而顛歿焉明日一工又歿焉家人惧召巫公夜

潛林中視鬼物頃之大風見一人出其身河中
有半幘而朱衣頭顱大于斗河纜數尺耳而波
若潮來者衆巫皆失聲踉蹌伏地而公乃徐徐
從林間出笑曰起起吾適投巨石河中駭若耳
何鬼耶工築者乃定嘗客吳門旅舍旁有兩婦
人爭所愛而歿者夜嘗聞闐聲如兩婦人居者
苦之公夜起裸而過其家數責之曰愚婦人故

鬼類也生而人羞聞其聲已爲鬼乃復不自愧
避爾爾耶鬼遂滅是後居者不復聞有婦人聲
至今吳門人云武林羅公能逐鬼公體貌脩偉
吐音若鍾磬故無病不喜近醫藥而卧忽病喘
年餘已病滿而張不復出七夕偶出赴張氏園
亭中醉歡甚歸而視其家山池所蓄金小魚三
十頭無故一夕歿嘆曰吾綦履止是乎後五日

扶而傾又後五日終於寢公生平不喜讀書然
好以書義旨折人里中人有非是見公無敢囂
者亦以公孝友天性有過人行云公夫婦衣食
力作而奉其父母嘗極甘旨文綉居喪毀瘠有
逾伏臘忌慶有所告未嘗不哭盡哀宴他所有
鮮未及薦常卻箸不忍嘗兄弟不分時時
推產與其弟哭其弟至爲變髮嗟夫

可謂強有力用之於禮義者矣公年若干公慷
慨有大略旣起家節儉所舉丈夫子六人宜儒
儒服宜賈賈服大任補邑諸生有聲大冠爲辛
卯舉士好修有高行而諸子亦咸耿耿負氣野
亭公不死焉
年 月 日 葬於 所

銘曰恒人用壯中鮮爲則公力如虎好是正直
于孝于友

洵轉側詩云柔嘉書曰剛克不事

詩書乃如其德精滿神獨洞幽夷厄有虎有彪
動與祥值及其後人諸子有特乃塋斯丘視我

銘墨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墓表

明故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劉公墓表

嗚呼此吾友人司成公劉士和之墓也予欲與
共爲天下事而君已矣君起家壬午歲舉江西
第一人廷試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翰林院司業

南雍改坊允補經筵日講官以侍讀主北闈試
以侍讀掌坊事終大司成歲戊戌夏四月吾師
相國張公以決贊東征事與首相蘭溪趙公異
同幾中不測以去所常往來論議者皆受重劾
而君與焉賴上明聖指應秋日此清士也安得
在此下部院議而吏侍閩裴公掌院閩郭公以
下皆曰劉司成耿耿爲人不宜橫加誣詆爲分

別言之君得請以去歸二年爲庚子春哭鄧少
宰文潔公于豫章過信州登龍虎而下見仙人
遺棺慨然有遺世之想歸而秋病滯服下藥大
過竟不已至冬十月七日起衣冠端坐而逝嗚
呼哀哉人亦有言膏火自煎而磽器先缺君狀
貌笑語不踰中人而志意常在千古日炯然如
巖下電面多赤氣與對食從容而後能下咽予

常憂之夫爲人寬然而靜者壽也君不其然假
柄而得天下事爲之亦非可以譟法而久况夫
道不可期而業不可意遂卽其自語譏稱無所
與然亦豈能亡介介于懷哉嗟夫天下未受其
明而果在於用其明此所謂膏火自煎者也善
天下之善也其不善者亦天下之不善也吾惡
足以與之而惡足以勝之仲尼知其然第曰舉

爾所知而已君好惡明甚每見人未嘗不問天
下賢士與其不然者出不能忘於心入不能忘
於口君之地非能自去留人也言善未必不去
言不善未必不留而祇以見怨夫世之善人少
而不善人多則怨君者固多于德君譬之器然
翰林者藏器之處也日礲礲然取其所藏者持
以示人而能無缺乎其最無端倪者曰君張公

之所親舉動不能令人無疑嗟夫士亦視其所親何耳張公豈不可親者耶言道德而負經濟故天下所屬心望爲名相者一出而陰爲國本重顯重定邊計意念皆在國家獨其發決夫蚤未能收拾天下賢士厚集其勢而輕有所爲臣不密則失身勢固然耳豈張公爲人真有不可親者耶君平生蘊積憤發欲有所施用于時誠

不欲厚自遠引然亦何以遠引爲也且吾與君私語張公行事君亦常爲感然非苟爲同而已唐柳子厚天下之才俊賢人也王叔文世之所謂狂劣無底者非呂非葛庸衆人知之柳子讀天下之書懷堯舜之業豈其識不及此夫士惟不欲急世患而成功名也欲之必起而環視于世徼幸於其有所同心者幾附焉而相與以

濟唐之患未有大于宦官典禁軍者也前後執事多依倚其中以容以進慮無及除滅之者叔文矍然發端雖未竟其謀不可謂無呂葛之心矣權賂之効蓋其事後中官所爲史因而惡之當其未敗時但意其名正而事成唐室可興安見夫叔文之不可矐就也况夫張公者負經濟而言道德二十年以來天下所仰爲名相者耶

易之觀曰觀我生進退又曰觀其生我者我也其者世也我可而世不可則無傷我世可而我不可則無傷世如此以觀則我與世機可以相用相生而不死若君之進退非不詳於所觀蓋子厚所謂大人欲速其功耳天下士亦安可以成敗論也嗟夫子厚已矣友莫若韓退之退之序子厚死但記其易播一事至其委曲用世之

志不爲發揮一言意退之亦猶人之見乎予故
哭士和君之墓而表其所存所虧以告後之君
子欲有爲于世者

丘節母墓表

予聞之長老云石池之李著姓也有進士丘君
兆麟之母孺人焉其言曰母十六適丘公一歲
而生兆麟公方壯去儒而商心計濶落無所獲

期得一當以償所亡若是者六年於外矣終以
無所獲志甚歸而有所不釋凡六朝夕而亡遺
命曰幸無以兒商儒可也孺人大叫踴絕數四
五日本漿不入口舅姑扶服而呼曰如此則從
夫以死吾兩老人已矣如六歲之孤何孺人乃
始強起一溢粥亂頭毀服柴骨垢而不欲自比
於人苦寢柩下者三年不肉食者五年曰吾爲

兩尊人若孤不能從亡者地下又不獲如男子
廬墓間萬有一焉以此報耳家益多難前後責
負者踵至或曰人往矣何債爲孺人嘆曰以亡
人之名舉債死而負之雖發不忍爲也遺產償
之盡而直戊巳歲稔人大饑日夜苧蒲作苦以
食兩老人與其孤孺人日晚一粥而已姑死殯
虞除皆有禮四方來觀者忘其姑之無子也已

而舅病卧且踰年凡所以治之不已惶懼甚乃
夜焚香祝天願以新婦代老人寐若有人提之
者而遂以起而時孤兒亦以長矣宗老勸令孺
子商可以紓急孺人固不許曰非亡人命也口
授孺子書夜分以績視其讀而又時時以其間
問老人臥起卽喘息呼吸未嘗不知也老人嘗
一夕三遺矢昏瘳仆地孺人方寐心動披衣起

走視則有石觸其首欲絕矣孺人急掖之起而
盪沃之以甦又一夕老人左手傷卽且重猝猝
不能聲孺人復爲心動迨起視而老人乃始搏
床稜大叫矣疾爲撫摩者久之顫逾甚孺人自
爲吮其血而後已蓋九十有五竟以天年終微
孺人不及此而其受子婦之養也乃更內怨慈
惜若惟恐傷其意者至其教子以儒也孺人寧

不自食必以食子不自衣必以衣子餼其師百
里外未嘗一日乏焉乃孺子亦復蚤慧爲文字
輒有竒中臨盱而居家雖陋敝纓履常滿戶孺
人輒爲治具或倉卒不卽辦孺子皇遽謝客而
孺人常示以留坐不聞燔滌之聲而筐壘已出
矣無不精整者乃至極晝夜談辯淹發歡飲無
匱若不知孺子之貧也然孺子卒以此所聞采

日多名日益起爲諸生數年而舉于鄉三年而
成進士幸哉有子如是乎而孺人故以窮鞠多
素食甚寒不御繒絮孺子在遠常清齋而事神
明晚乃病滯下不已聞喜二十六日而終年止
六十一天之報施孺人殊未有稱也然而以烈
報其夫子地下以孝終其姑若舅于堂以慈訓
登其子于朝伉儷之儀暮而六日耳而所爲憂

苦建立如是吾石池之有女若孺人也雖竒節

大夫亦何可以易乎予聞父老言感惻驚異
歛歔移時而不能已也夫烈而孝且慈以極苦
存其亡而興其絕三者圖史所不克兼郡國宜
采其高行以上能文章者宜爲之識以傳以爲
不幸而代人有終遘閔者法已而聞進士君伏
闕下自陳得報可而行省大吏亦交章以旌異

爲請且下矣無何而進士君奔赴日暮孺子哭
踊躄無筭禫而後見予予肅而問曰太夫人何
以穀子而成也則作而對曰吾母之教也以躬
雖老立乎閨中至戚卑幼未嘗闖門而與語魚
菜之祭必夙必虔授受必以筐喜愠有度不妄
取於人施必以報凡此內則之槩也某嘗試于
鄉不利而悲吾母慰示曰丈夫子患名之短而

患貧之長乎前偕計極不欲行母命不可跪而
別曰母何以教兒母撫而泣曰子行矣汝母無
遺行以辱子子亦無遺行以自辱予聞而喟焉
止之曰至矣母言如是爲之子者不亦難乎行
易以遺也名亦易以辱也豈惟丘君凡爲人父
母爲人婦若子者皆將流涕於斯言

玉茗堂全集卷之十四

終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解

陰符經解

天道陰陽五行施行於天有相變相勝之氣自
然而相於生生而相於殺生爲恩殺爲害害爲
賊五賊在人九竅中日日有損愚人目光外惑

不能觀見若能觀而見之則當數倍用師禽執
此賊雖使五賊施行於天吾以攝之於心運之
於掌所以觀而執之天機也天機者天性也天
性者人心也心爲機本機在於發天機發在斗
斗者天之目也受天機幹天行陰爲機者死陽
爲機者生地機發在雷則龍蛇氣流龍蛇者地
之氣也天地殺機卽其生機天地交合宇宙不

散人在其中因能見此五賊發而制之靜則潛
於恩門動則轉於害機精氣違來起於命蒂推
反陰陽交割天地所謂宇宙在手萬化在身可
以定基可以定人天機定也夫內使天機者外
事不可入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伏藏爲機伏藏
爲巧盜洩吾機常在九竅伏藏爲真流露爲邪
能知三要則可動靜三要者三盜也三盜者五

賊也木中有火火出則木死國中有奸身中有
邪知而煉之火爲我用賊爲我禽謂之聖人聖
人何知知天之道生以殺之天道自然也故天
地以五賊盜萬物萬物以五賊盜人人以五賊
盜萬物一氣混成三才互吞以成宇宙以生萬
物所謂三要也三要相盜出入九竅人命薨能
食味神能食氣也食失時靈物受病故食天地

萬物以時則養不屈人心機也動天地萬物以
機則動不危故曰知三要者可以動靜似乎不
神而有所以神何也所謂食之時不出日月之
時動之機不離萬物小大之機日月在於數中
小大定於象中律而倪之歷而步之非有神奇
也然而食之理骸動之他安聖由此功神由此
明則不神而神聖人以此盜天地萬物而不爲

天地萬物盜矣謂之盜機也人莫能見見之者
昌人莫能知知而修之謂之聖人君子竊其微
妙以資性小人窺弄其機以輕命君子何以固
躬流露其身則身非固器矣故聾者精絕於耳
則合於神視之不可勝用也瞽者神絕於目則
藏於精聽之不可勝用也九竅之巧第絕其一
原視聽功力已自十倍矧倒握天機三反晝夜

動靜其中三十六時能食其時能動其機禽賊
之師因當萬倍矣此中生死全係於心心以物
生則神不居妙心於物死則精可合明生死機
關全在目精也夫目在九竅中最爲巧利盜之
所影邪之所禪絕利藏巧宜自目先反精自照
五賊可見因而制之聖功在根神明此運也若
不轉自機關必在情中生死是故天性之人迅

風烈雷大發殺機以開生氣百骸萬化鼓動欣然所謂害氣生恩美哉樂哉樂則似其性中有餘巧絕物死至靜也靜則似其性廉夫至靜之性乃天性也天道害而生恩公而成私故迅風烈雷者天氣之機也五賊無時禽之在氣機蓋日者人之星宿也持轉易之關故曰機在目氣者人之龍蛇也存伏藏之用故曰制在氣明於

二在者可以三反可以反覆天地矣五賊成禽此真宇宙在手矣故夫生死相根恩害一門生者死之死者生之恩者害之害者恩之乃爲反覆天地聖功也人知神之爲神故以天文星宿地理蛇龍之類爲聖我知不神之所以神故以時文物理爲哲日月有數時之文也小大有定物之理也食其時動其機知之哲也是故藏巧

絕利不可以愚虞目機氣制不可以奇期有愚
與奇不名自然道不自然有害無恩沈水入火
非愚則奇也夫水火五賊之交也制之不以自
然小人得之輕命矣夫禽制之法豈有奇哉自
然則靜不自然則動動則死靜則生自然而靜
者浸也浸而生者推也浸以推浸以移因浸以
勝陰陽之制自然也知之者聖人因而制在氣

靜相生也浸相勝也不使其心不作其機密而
用之潛而遷之至靜之行非有律曆也靜中若
動奇器生焉奇者獨露之機器者運功之象是
生八卦甲子循環律曆陰陽之用皆三十六矣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五賊生死其中三反上下
其際其盜機也甚伏藏也甚日以勝相生以生
相勝不禽而禽無制而制萬象之先自然之內

也昭昭乎其以時物文理哲乎故曰觀天之道
執天之行盡矣天之道自然天之行浸故不知
浸以自然則不能行八卦甲子不能行八卦甲
子則不知三反晝夜不知三反晝夜則不能天
地反覆然則雖見五賊不得禽之爲用不爲用
則奸生而禍克矣夫惟聖人昭昭乎見而制之
故有昌無亡

十五卷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疏

論輔臣科臣疏

奏爲星變陳言輔臣欺蔽如故科臣賄媚方新
伏乞 聖明特加戒諭罷斥以新時政以承天
戒事臣於閏三月二十五日接得邸報見吏部

接出 聖諭六科十三道邇來風尚賄囑事向趨附內之效外外之借內甚無公直好生欺蔽且前者天垂星示羣奸不道汝等職司言責何無一喙之忠以免辱曠之罪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上市恩取譽輒屢借風聞之語訕上要直齷偵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好生可惡且汝等豈不聞宮府中事皆一體之語乎何

每每以搜揚君惡沽名速遷爲汝等之職受何之爵食何之祿至於長奸釀亂而旁觀避禍無斥奸去逆之忠職任何在本都該拿問重治姑且從輕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大哉王言正君臣之義誅邪佞之心嚴矣粲矣南都諸臣捧讀之餘不知所以有云此必言官以星變責難 皇上致有此諭臣竊意 皇上前大理評

事維于仁等狂愚直言猶賜矜恕又前伏讀兩
次 聖諭一則引咎在躬一則因星警逐去左
右蠱惑擅作威福之人則言官卽有過言必見
溫納何至合科道盡行切責罰俸是惟 聖明
居高洞遠灼見六科十三道中必有賄囑趨附
長奸釀亂倍負 上恩之處夫臣之責難 皇
上旣不難於聽宥而 聖諭嚴切臣子亦宜各

以常憲官師相規臣今日敢竊附斯義也夫臣
子木心自有衷赤權利蒙之其心始黑非必六
科十三道盡然特一二都給事等有勢利小人
相與顛倒煽美其間耳記曰人父生而君食之
其恩一也故子之兄弟相引而欺其父皆爲不
孝臣之大小相引而欺其君皆爲不忠然豈今
之科道諸臣都不知此義哉 皇上威福之柄

潛爲輔臣申時行所移故言官向背之情爲時
行所得耳夫人臣自非天性公直要取富貴而
已富貴者明主所以誘天下公直權奸所以誘
天下私邪皆此具也使公直者不失富貴誰當
私邪私邪者不得富貴誰非公直今日不然也
臣不敢汎舉非言官而言事者皆以失輔臣意
得罪卽以臣所知言官論之首發科場欺蔽者

非御史丁此呂乎此知 上恩效一喙之忠者

也時行知將論其子也教吏部尚書楊巍覆而
去之惟恐其再入都矣終言邊鎮欺蔽者非御
史萬國欽乎此亦知 上恩效一喙之忠者也

時行不能辨其贓也諷大學士許國擬而竄之
猶恨其不極邊矣二臣謫外其他言官雖未敢
顯誚時行而或涉其旁事及其私人則有年例

及不時補外二法以牽聳衆言官使其迴心歛
氣而時行得以滔然無臺諫之虞矣惟近日南
京御史李用中奏正其子冒籍之法而時行故
以一請塞責旋行祈請欲得 皇上一語不礙
其子進取無乃要君甚乎至於考滿與奏奇捷
同日正用前輔臣張居正故智其奏捷疏中有
牛馬羊不計其數南中諸臣皆笑曰此經畧公

賀儀也明日 獎敕中必用此事已而 獎敕

果有元輔課功之日正西陲奏凱之晨數語矣

然臣按其日月則元輔宴功之晨正星象示儆

之夕也時行能欺蔽 皇上獨能欺蔽天象乎

而言官噤無言之者正以丁此呂萬國欽爲戒

恐失富貴也夫知感 主恩爲 皇上斥奸正

法者反得貶竄雖 皇上恩力不能庇之故今

科道中無義之臣遂謂 皇上不能恩人并不
知所受是 皇上爵祿矣至於言官中賄囑附
勢盛作不忠之事躡竊富貴者徃徃而是年陞
閔陞以爲例固然矣故此輩不知上恩專感輔
臣其所得爵祿若輔臣與之者雖他日有敗今
日固已富貴矣臣亦不暇遠舉卽如今日吏禮
二科都給事此二臣者豈不重爲天下僂笑哉

夫吏科都給事中楊文舉者非奉 詔經理荒

政者乎文舉所過輒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無
算夫所過督撫司道郡縣取之足矣所未經過
郡縣亦風厲而取之郡縣官取之足矣所住驛
遞及所用給散錢糧庶官亦戲笑而取之聞有
吳吏檢其歸裝中金花綵幣琖盤等物約可八
千餘金折乾等禮約可六千餘金古玩器直可

二千餘金而又騎從千人賞犒無節所過雞犬一空迨至杭州酣酒無度朝夕西湖上其樂忘歸初不記憶經理荒政是何職名也夫前所賄賂宴費數萬餘金者豈諸臣取諸其家蓄而與之哉正是刻掠飢民之膏餘攢那賑帑之派數以相支持過送買其無唇舌耳已而黃賣薦舉多寡相稱每薦可五十金不知約得幾千金至

於暮夜爲人鬻獄如滅凌玄應軍之類又不知幾千金夫三輔臣皆家蘇徽二郡文舉之貪已蘇徽二郡人士皆能言之輔臣獨不知耶未已復命而吏部紀錄居然首諫垣矣乃知文舉之貪有所用之也輔臣亦非不知之也而從長安來者曰此闕政府原有別待文舉再四從中曲處得之耳夫 皇上德意親發內帑金錢賑救

生靈之死而文舉乃敢貪贓宴樂擾害飢民買
官自擅 皇上雖在深宮獨無一人言之乎然
文舉雖玷首垣久無鳴吠人謂此逆取順守之
計或以前人爲創也昨見邸報文舉覲顏奏禁
諸臣言事矣夫大學士王錫爵因公一揚假建
言納賄自劾正法此錫爵自起用以來第一盛
舉也且其奏詞曰以壯夫義士剖肝決命之忠

而反資市井乞憐之計其詐而辱天下士大夫
至此見矣莫不嘆美此言得大臣體而文舉乃
尤引其意入於箝忌亦可謂不成人之美矣夫
言事者但酌其便宜何如非必誅其心也鄭國
浚渠於秦亦利申公竊室爲楚則忠私謀且然
况在公憤若錫爵有大臣之心必先召責文舉
如他日書之史冊某年 聖旨禁人言事謂

皇上何如主錫爵等爲何如輔臣然文舉之才
正辨此耳欲因星變爲 皇上斥貪欺明公直
不可得也彼不知地上有歲荒安知天下有星
變乎而峩然六科之長明年大計天下吏臣恐
文舉家無地着金也至於禮科都給事胡汝寧
除叅主事饒伸外一蝦蟆給事而已不知汝寧
何以還故鄉也此二臣者正 聖諭所謂風尚

賄囑者何能爲 皇上發人之私正 聖諭所
謂事向趨附者何能爲 皇上折人之勢然則
輔臣欺救故習無時而撤矣失此不治臣謂
皇上可惜者有四爵祿者 皇上之雨露也今
乃爲私門蔓桃李耳其寔公家之荆棘也 皇
上之爵祿可惜一也若羣臣風靡皆知受輔臣
恩不知受 皇上恩豈復有人品在其中乎

皇上之人才可惜二也輔臣不破法與人富貴
不見爲恩 皇上之法度可惜三也陛下經營
天下二十年於茲矣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
有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
而有欲又以羣私人靡然壞之 皇上大有爲
之時可惜四也臣爲四可惜欽承 聖諭少效
愚憂伏惟 皇上特諭時行急因星警痛加省

悔以功相補無致他日有負 恩眷輔臣國等
堅正相規無取觀望以隳時政其楊文舉胡汝
寧亟行罷斥選補素知名節者爲都給事以風
其餘而別諭都御史李世達等謹守憲令簡滌
諸道御史務令在內言事在外宣風一意遠賄
觸邪以回依阿還冗之象如此豈惟星變永消
臣且爲 陛下奏泰階之符也

玉茗堂全集

